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世 界 史 綱

(七)

韋 爾 斯 著
梁 思 成 等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史綱

(七)

著 斯爾韋
譯 等成思梁
校 等松炳何

著名世界譯漢

世界史綱第七冊

目錄

第三十二章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之大帝國	一
第一節 十二世紀末年之亞洲	一
第二節 蒙古人之興起及其武功	三
第三節 馬哥孛羅之遊蹤	八
第四節 倭脫蠻土耳其人與君士坦丁堡	一四
第五節 蒙古人不受基督教所化之故	二〇
第五節甲 忽必烈之創建元朝	二一
第五節乙 蒙古人之復反於部落狀態	二一
第五節丙 欽察汗國及莫斯科維之皇帝	二二
第五節丁 帖木兒	二四

第五節戊 印度之蒙古帝國……………二六

第五節己 蒙古人與吉普息人……………三〇

第二十四章 西方文化之再生(海道代陸道而起)……………三二

第一節 基督教與普及教育……………三二

第二節 歐洲自覺之開始……………三八

第三節 大疫與共產主義之始興……………四三

第四節 紙之解放人心……………四八

第五節 王侯之新教與民間之新教……………四九

第六節 科學之復甦……………五五

第七節 歐洲城市之新興……………六五

第八節 歷史上美洲之出現……………七〇

第九節 馬基雅弗利理想中之世界……………七九

第十節 瑞士共和國……………八二

第十一節甲 皇帝查理第五傳略……………八四

第十一節乙 王侯所欲之新教……………九三

第十一節丙 知識上之逆流……………九四

圖表目錄

一二〇〇年時之亞歐形勢……………	二
成吉斯汗去世時之帝國……………	五
蒙古諸汗國及馬哥孛羅之東遊……………	一〇
一四五三年前之倭脫蠻帝國……………	一六
蘇利曼去世時之倭脫蠻帝國……………	一九
帖木兒帝國……………	二五
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之歐洲……………	二四
吾輩細民備嘗艱苦沐雨栴風……………	四五
羅耀拉……………	五三
世界探險之航行圖……………	七三
墨西哥與秘魯……………	七六

瑞士及其主要之棧道	八三
查理第五時代之歐洲	八五
路得	八六
法蘭西斯第一	八六
亨利第八	八六
查理第五	八七

第三十三章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之大帝國

第一節 十二世紀末年之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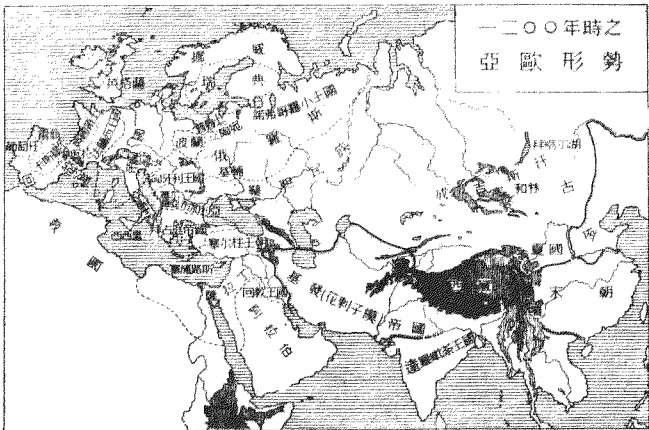
吾人今將述遊牧主義對於東西文化上最後最鉅之侵略矣。本書對於遊牧與文明兩種生活同時並進之跡，曾已加以推尋，並說明當文化發育範圍愈廣組織愈精之候，遊牧民族之軍力，動性，及智慧亦隨之以俱進。蓋遊牧民族乃自循其特別軌道以日趨於特殊化者，謂爲未開化人，蓋淺乎視之也。溯自有史以來遊牧民族即與安土定居者互相消長。本書曾述塞姆族與以欄族之侵略撒馬利亞；並曾述西羅馬帝國爲大平原之遊牧民族所蹂躪，波斯爲阿剌伯人所征服，東羅馬帝國爲阿剌伯人所震撼矣。當文化爲其過度之富裕，債負，及勞役所壓仰而致奄奄一息之時，當宗教漸就衰頹而墮入犬儒主義之時，並當發展能力日淪衰歇，無復希望之時，遊牧民族每闖然以入，有若耕犁，盡破所有之桎梏，使世界得以重開新道焉。如與十三世紀共始之蒙古侵略，蓋可謂爲人羣組織中所有犁庭掃穴諸役中之最鉅最後者矣。

蒙古先世蒙昧莫知，至十二世紀之末忽發現於歷史。初見於中國之北徼，蓋即匈奴突厥之故居，其民族淵源顯與此輩相同。人羣羣居，其上有長，長之名今不更舉以煩讀者；至其子成吉思汗即位，威勢突進，一日千里。

回教初本統一，復漸分裂，讀者於此諒已知之。當十三世紀之初，分立互訐之回教國散佈於西亞。埃及為薩拉丁 (Saladin) 苗裔治地，並奄有巴力斯坦及敘利亞之大部，小亞細亞則有塞爾柱王朝，阿拔斯王朝之哈理發仍駐於報達。自此以東，則有花刺子模 (Kharismian) 大帝國崛起其間，蓋基發 (Khiva) 之土耳其王族所建立者也，征服塞爾柱諸小王國之一部分，而君臨恆河流域以至底格里斯河一帶之廣土。然其御有波斯印度之黔黎，蓋亦未能安若磐石焉。

當時中國文化之狀況亦足以引起有志於侵凌者之覬覦。本書上文最後所述中國之情形蓋第七世紀時唐朝之初葉也，果毅多能之太宗衡量景回佛老諸教之高下，而綜其要旨，則仍以老子之為教，初不亞於他宗。吾人並亦述其優遇玄奘之故事。顧太宗對於諸教雖無所軒輊，而其嗣王則頗有摧殘佛法者，然而佛法之盛，初不因是而中止，而佛寺之始則擡柱學術，卒致阻其進展也，則與西方基督教之寺院曾無以異。迨至十世紀時，唐室極衰，奢淫疲敵，

一二〇〇年時之
亞歐形勢



相尋而至於中國政治上又復裂成羣雄割據之局此卽所謂「十國時代」是也其混亂擾攘蓋直歷十世紀之前半而後已。此後北宋（九六〇年——一二二七年）代興，方告統一，然斯時北方匈奴民族時來犯東岸之地，北宋與之爭逐，擾攘無已。於時諸民族中有契丹者出，盛極一時，至十二世紀，契丹又爲其他匈奴民族所建之金國所克服；金國奠都北京，其南境在黃河之南。宋之國土遂日促。因南京已逼近敵境，不得已於一一三八年遷都於濱海之杭州。自一一二七年以降至一二九五年間，世稱宋朝爲南宋。宋之西北有韃靼民族所建之西夏，北則有金、斯二國中之漢人俱受治於遊牧習慣甚強之君長。是故東方亞洲民族之主幹以處於異種積壓之下，對於一征服者之來，雖不歡迎，固願聽命也。

至於北部印度則自十三世紀開端以來，亦爲一被征服之國家前已言之。初爲基發帝國之一部，願時有顧圖布（Kunbu）者，始爲人奴，繼爲印度諸省總督，於一二〇六年在德利別建印度回教國。時印度佛教久爲婆羅門教所擠，唯改宗回教者亦惟少數之統治階級而已。

以上所述，蓋當十三世紀初葉成吉思汗在巴爾喀什及貝加爾湖間團結遊牧民族時之亞洲政情也。

第二節 蒙古人之興起及其武功

成吉思汗及其後裔征服宇內之豐功偉烈，足以震動世界，而蒙古諸汗自身之所感殆尤甚焉。

先是金人據有中國東北部，蒙古人在十二世紀時才一臣服其下之部落耳。羸羸騎獵，飲湏食酪，以資養生。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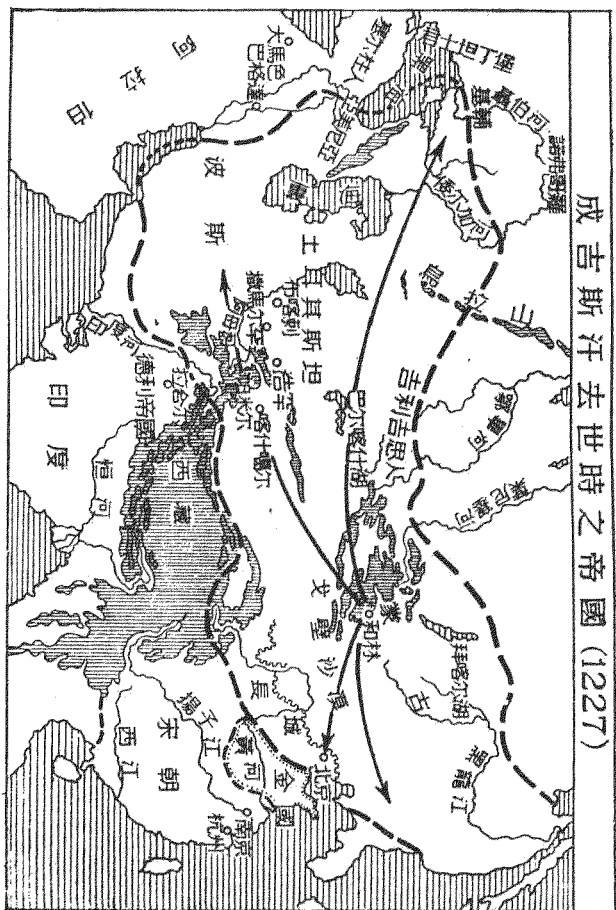
疆而外，間事戰爭。入夏積雪既消，則北行就牧，至冬則又逐水草而南，蓋亦草原民族之習也。其軍事上之訓練，始於叛金一役。時金有中國富源之半，蒙古人與金戰爭時，頗獲中國所有之軍事學。迨十二世紀末造蒙古人即已爲卓絕善戰之部落矣。

成吉思汗事業草創之始，惟亟亟整軍經武，協和蒙古以及其他部落，而成一有組織之師。聲威之著，始於西征，韃靼族吉利吉思人 (Kighis) 及輝和爾人 (Uigurs) (此爲塔里穆河流域之韃靼人) 先後入附。繼伐金，一四一四年陷北京。契丹本新近臣服於金者，至是亦與蒙古人合，大爲成吉思汗之利。斯時兵戈擾攘，易主頻仍，而安居定業之中國人則耕耘收穫，懋遷有無，一如疇昔，初不有所左右輕重於其間。

北印波斯土耳其斯坦一帶之花刺子模新帝國，上曾述及。帝國版圖東抵喀什噶爾，在當時殆視爲列國中，最爲猛進而且最有希望者也。當成吉思汗猶牽於伐金之役時，遣使花刺子模，以修二國之好。使者被殺，此以今日政治上之習語明之，當時花刺子模政府已決定不「承認」成吉思汗，用取此激烈之策以應之，然亦太愚矣。以此至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所團練之大隊騎士遂橫掃帕米爾而入土耳其斯坦。軍容甚盛，且斯時中國人確已知火藥之用，蒙古人效之，其軍中當亦具有火炮及火藥，以備攻城之用。喀什噶爾，浩罕 (Khokand)，布哈拉 (Bokhara) 以及花刺子模都撒馬爾干諸城，相繼淪陷。花刺子模境中遂無足以禦蒙古人者。蒙古人因席捲而西，抵裏海，南下達拉合爾 (Lahore)。其在裏海北者與來自基輔 (Kieff) 之俄羅斯軍遇。兩軍交綏者屢，俄軍卒敗，基輔大公被俘。蒙古軍之足蹟，遂及於黑海北岸。君士坦丁堡大震，重興守備。同時蒙古更以別軍平西夏。西夏既併，惟金之南微

尙未服耳。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於武功正盛時去世。其帝國已東達太平洋，西抵第聶伯爾河（Dnieper）矣。而其

成吉思汗去世時之帝國 (1227)



國勢之擴張，則仍激進未已也。

蒙古立國，與其他游牧民族無殊，草創之始，亟於軍旅，蓋猶未足以言治也。萬幾胥集於帝王之一身，其與臣民之關係，僅徵取賦稅以給軍而已。時金有耶律楚材者，深通中國之學術禮俗，蓋一至有幹才，富於經驗之政治家也。成吉思汗延攬之，以爲臂助。成吉思汗死後，蒙古民族之事業，蓋多賴氏力以繼續之，其爲歷史上之大政治家，誠無疑焉。氏能調劑蒙古人獷悍之質，城市藝術之賴以不毀者，不可勝計。氏廉潔自好，居惟蒐羅檔案碑刻，復有誣告其貪贓者，抄檢之，惟琴阮十餘事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蒙古軍制之精備，耶律之功，蓋不在成吉思汗下也。吾人於成吉思汗猶有宜加注意者，則其縱橫亞陸，於各派宗教，皆一視同仁是也。

成吉思汗去世時，帝國首都猶在蒙古之喀拉和林。諸汗大會於此，舉成吉思汗子窩闊臺汗爲其嗣王。於是仍承前緒以攻金，一三三四年金平。斯役也，中國南宋實助之，藩籬自壞，遂致引此征服全世界者以入室。一三三五年蒙古軍橫截亞陸以向俄羅斯，其行軍致足驚異。一三四〇年基輔被毀，全俄至是幾皆入貢蒙古。波蘭亦遭其蹂躪。一二四一年波蘭日爾曼聯軍與蒙古人戰於下西利西亞 (Lower Silesia) 之里格尼自 (Liegnitz)，殲焉。皇帝腓特烈第二 (Emperor, Frederick II) 似亦未嘗用力以阻蒙古人之入侵也。

柏立 (Bury) 注吉本羅馬帝國之衰亡有云，「一二四一年春蒙古軍之蹂躪波蘭，及入據匈牙利，蓋其軍略之優長有以致之，初不僅以兵多勝也；顧歐洲史之知此，則最近事耳。然此猶未爲常人所盡曉也；流俗之見，尙以爲韃靼人乃一羣蠻族，其席捲東歐，並無軍略，戰勝攻取，蓋純賴兵多云……」

「蒙古將帥之行軍於維斯杜拉河下游（Lower Vistula）以及德蘭斯斐尼亞（Transylvania）也，其佈置之精密，尤足驚異。此種戰畧，匪獨並世歐洲任何軍隊所不能企，且亦非歐洲任何將帥之眼光所能及。歐洲將帥自腓特烈第二以降，就戰畧論，無一足與速不臺相頡頏者。且蒙古人於匈牙利之政局及波蘭之情形，皆能洞驅無遺，蓋其間諜之組織固甚佳也，而匈牙利與其他基督教諸國則有如童駭，於其勁敵之內情，竟毫無所知焉。」

然蒙古人於里格尼自戰勝後，亦即不復西進。蓋以叢林密著，邱陵起伏，不適戰畧；因轉軍南下，思奠居於匈牙利，屠戮同化馬札兒人（Magyar），以重演此輩往昔屠殺塞種阿乏爾人及匈奴之舊事。蒙古人本欲自匈牙利平原以蹂躪西鄰南部，與九世紀之匈牙利人，七八世紀時之阿乏爾人，以及五世紀時之匈奴所為無異者。顧在亞洲則與宋苦戰不已，更侵掠波斯及小亞細亞，後窩闊臺突死，一二四二年，以嗣承事遂起紛擾，於是所向無敵之蒙古軍以此被召返國，遂橫經匈牙利、羅馬尼亞而東。

斯時和林嗣位之爭，彌歷歲月，歐洲如釋重負，而廣漠新興之帝國從此亦兆分裂之象矣。一二五一年，忙哥為大汗，以其弟忽必烈為中國大總管。是後宋乃漸就滅亡，顧宋之漸就滅亡也，東部蒙古人之文化及策略，亦日與中國同化矣。忙哥侵掠西藏，力侵波斯及敘利亞。後役以其弟旭烈兀為之帥。旭烈兀轉軍戰回教王國，陷報達，屠之。時報達在宗教上猶為回教首都，蒙古人仇視回教徒，殊甚。遊牧民族與城市居民之嫌隙因之益深。一二五九年，忙哥死，是時帝國廣土萬里，各將領遠自匈牙利、敘利亞、信地，中國各遠地來會，途遠需時，至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始被舉為可汗。時忽必烈已濟漸於中國之事，奠都北京，而棄其舊日之喀拉和林，於是其弟旭烈兀据有波斯、敘利亞、小亞

細亞之地，實同獨立，其在俄羅斯及與俄毗鄰之亞洲與土耳其斯坦間諸蒙古小部落，亦復各各分立。一二九四年忽必烈去世，自是雖徒有虛名之大汗尊嚴，亦隨以俱逝矣。

當忽必烈去世時主要之蒙古帝國以北京爲首都，中國蒙古皆在其版圖之內；其次在俄羅斯則有蒙古人所建之欽察汗國，是爲第二蒙古帝國；旭烈兀復於波斯建伊兒汗帝國，小亞細亞塞爾柱王朝之土耳其人貢焉；欽察與蒙古之間別有一西比利亞國；而土耳其斯坦則別有一「大土耳其國」。於此期有堪注意者，旁遮普以外之印度始終未受蒙古之蹂躪；而一二六〇年旭烈兀部將怯的不花亦爲埃及之蘇爾丹所敗於巴力斯坦，遂沮其長驅以入非洲之勢。蓋至一二六〇年蒙古四征不庭之威勢已如日過中天。自斯而後遂漸入分裂衰零之境矣。

忽必烈在中國所建之元朝自一二八〇年至一三六八年。其後西亞蒙古民族之威勢復熾，遂更於印度建一歷世悠久之王朝云。

第三節 馬哥孛羅之遊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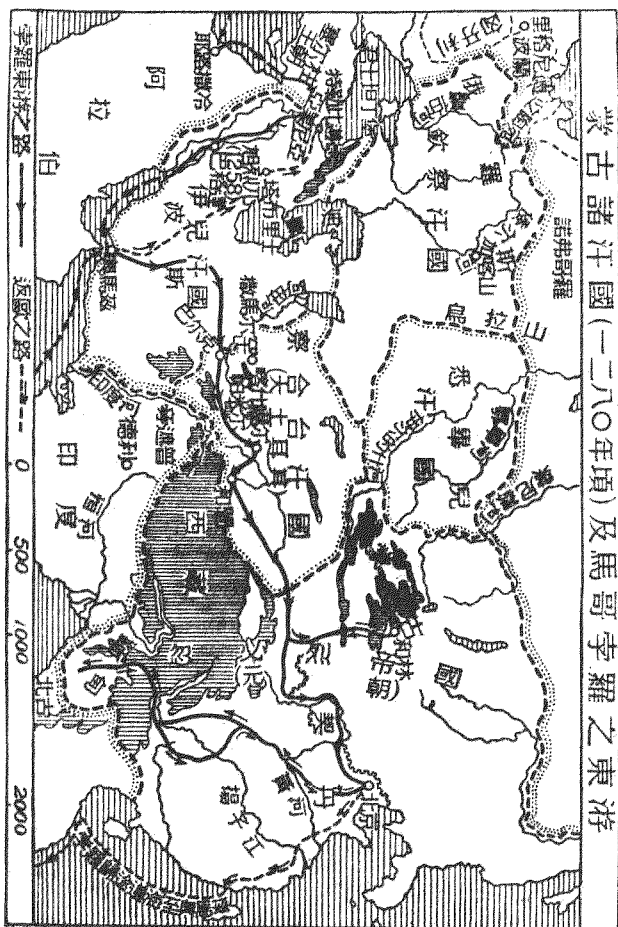
蒙古征服之偉績，在歷史上誠足稱最者矣。雖以亞歷山大之武功甚盛，然以言廣袤，尙不足比。而其傳佈及擴大人類觀念之影響，事雖難言，要之蓋可與亞歷山大之傳佈希臘文化相提並論也。亞洲與西歐之間至斯曾一度交通，了無阻滯；坦道一時俱闢，各國行人蒼萃於和林之庭。歐亞間，基督教與回教所起之屏障至是亦爲之低下。羅馬教皇頗抱感化蒙古人改信基督教之宏願。蒙古人所有之宗教蓋唯原始之薩滿教 (Shamanism) 而已。教皇

之使臣來自印度之佛徒，巴黎，意大利及中國之藝士，東羅馬及阿美尼亞之商賈，皆與阿剌伯之官吏，波斯，印度之天算家會合於蒙古王庭。吾輩於蒙古人戰爭屠戮之事，久已飢聞，而其對於學術渴慕好奇之忱，則少所注意。蒙古民族雖不足以言創造，然就傳播知識及方法而論，其影響於世界者蓋已甚鉅。成吉斯汗以及忽必烈之爲人，吾人所知者雖多蒙昧曼衍之辭，然卽就此以察之，亦可見其人格之偉大，較之浮夸自大之亞歷山大，以及雖性情堅毅而目不識丁之鼓起政魔者而兼神學家之查理曼，其明敏與創造力，蓋未之或遜也。

教皇遣使佈道蒙古之舉卒歸失敗。基督教蓋至是已失其勸誘之力矣。蒙古人之於基督教原無成見；初且優禮有逾於回教；然而東來教士顯然利用耶穌教義之力以助長教皇統一世界之野心。而基督教又復墜落如斯，已不足以繫蒙古人之望。此輩教士欲使蒙古帝國成爲天國之一部，此舉或足以動蒙古人之心；顧斯時法蘭西及意大利之教士或則爲日爾曼皇帝所擁立，或則爲法蘭西王之傀儡，或則爲其一己怨憎虛榮之犧牲，其希冀之鉅，適與其勢力及景况之積衰同其致，欲使蒙古人爲其附庸，又烏可得也。一二六九年，忽必烈汗以使人抵教皇，請以博學多能之士百人致諸其廷，以修睦好；其意顯欲與西方基督教國家謀共同行動之方式。惟使者至時，適西方無教皇，方羣相擾攘於大位繼承之際。其間無教皇者蓋歷二載云。迨後教皇選出，乃遣多密尼派 (Dominican) 僧侶二人以化此亞陸之泱泱大國，入其治下；而此輩賢者復憚路途遙遠，行旅艱苦，俟卽藉故不前焉。

此次之使命，僅爲屢謀交往之一端耳，然其精神之頹唐蓋遠在古初基督教士之下矣。教皇英諾森第四 (Innocent IV) 曾遣多密尼派教士至和林，法蘭西聖路易 (St. Louis) 亦派使齋聖物取道波斯以往忙哥汗之

蒙古諸汗國(一二八〇年頃)及馬哥孛羅之東游



廷即有不少之景教徒，而後來之教皇使者且直抵北京。吾人嘗聞教皇屢簡主教及教使以至東方，然大率未抵中

國，卽廢然而返或喪命中途。一三六六年北京駐有一教皇之使者，唯似僅爲教皇之一外交家耳。遠一三六八年元社既屋，基督教士傳道之機會遂隨之以俱亡。繼元室而起者是爲明，蓋中國民族主義極強之一王朝也，立國之始，頗仇外人，或有屠戮基督教士之舉。直至明之末禩（一六四四年），吾人已罕聞基督教中景教及天主教各派矣。他日耶穌會教士復有宣傳天主教於中國之舉，較爲成功，然其至中國也則取道於海。

一二九八年海戰起於熱那亞威尼斯之間，威尼斯敗績。熱那亞所獲七千俘虜中，有一威尼斯之紳士曰馬哥李羅（Marco Polo）者，一大遊歷家也，鄰里頗以其爲言大而夸。氏曾與於第一次教廷使節之列，以同謁忽必烈汗，當多密尼派二教士廢然返旆時，氏仍繼續東邁焉。至是馬哥李羅既爲俘於熱那亞，爲遣其憂鬱起見，因向一著作家曰羅斯梯謝奴（Rusticiano）者口述其遊蹤，羅氏遂爲之筆錄焉。羅氏所記，究爲何種文字，已不可知。至於本書真確與否之問題，衆說紛紜，吾人亦不必多所置辭，而其所記之大概可信，則可無疑。是書當十四十五兩世紀時風行一世，凡睿智之士，幾莫不人手一編。馬哥李羅遊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誠歷史上名著之一也。十三世紀者爲腓特烈第二君臨宇內之時，亦卽異端裁判所兆端之日，馬哥李羅遊記實開發此世紀之世界，予吾人以悠然遐想之資，蓋匪其他編年史所可比擬。而美洲之發見，亦直接導源於此也。

遊記首述馬哥之父尼哥羅李羅（Nicolo Polo）及其叔父馬飛李羅（Matteo Polo）之遊歷中國。斯二人者爲威尼斯之鉅商，而居於君士坦丁堡者也。約在一二六〇年二人去之克里米亞，然後由之往喀山（Kashan），自喀山復之布哈拉，於布哈拉遇中國忽必烈汗，遣至波斯，往候其弟旭烈兀之使人，使人強之以見大汗，蓋大汗從未

曾見拉丁民族也。二人隨之去，忽必烈見之大悅，由此遂極注意基督教國家之文化。乃命二人西歸延聘「深爛七藝之賢者，能與崇拜偶像者以及其他諸民族辯難，並證明惟基督之教爲最優」之一百博學多能之士。顧二人西反，基督教諸國正值混亂之秋，滯滯其間者歷二年，始奉命與此二心神衰頹之多密尼派教士相偕東邁。尼哥羅等並挈髻齡之馬哥以行，自有馬哥此行及其爲囚於熱那亞之憂憤，而後此興趣淵深之故事乃得遺留以餉吾輩焉。

三李羅此行取道巴力斯坦，不復循克里米亞之舊途。彼等以有大汗頒賜之金符及其他護照，故行旅甚便。大汗曾命彼等勾取耶露撒冷聖陵所燃明燈之油少許；故彼等首途至此，然後由此取道西里西亞（Orhcia）以達阿美尼亞。其時埃及之蘇丹方入寇伊兒汗國境，用繞道北行。由美索不達米以至波斯灣頭之奧馬茲（Ormus），似欲由此遵海東航者然。在奧馬茲遇印度之商人，然迄不入海，反取道波斯沙漠北行，循巴爾克（Balkh）逾帕米爾，以至喀什噶爾，再自和闐羅布泊遵往昔玄奘西行之道入黃河流域以向北京。北京，李羅稱之爲汗八里（Cannabuluc）；中國北部稱之爲契丹；而稱故宋之中國南部爲蠻子。大汗居於北京，李羅等頗蒙優禮。馬哥以髻齡聰慧，且熟諳蒙古語，故尤爲忽必烈所寵。授以官職，歷充使節，使節所至，大都在中國之西南。遊記所述此版圖遼闊，和平隆盛之國，「沿途皆有優美之逆旅」及「幽雅之葡萄園、田疇與花園」；佛教僧人之「寺院」，織造「金絲布」匹以及美麗之綢緞；「城邑連綿不絕」諸端，歐洲人始見之而疑，繼則玄想大熾。馬哥又述緬甸宏大之象軍，及爲蒙古弓手所敗與蒙古軍征服擺古（Peen）之事。其述日本也，盛誇其國之多金。尤可異者則馬哥並述及中國之基督教徒及基督教君長是也，以爲有某牧師名約翰（John the Priest）者，爲基督教徒之「王」云云。唯此輩教徒，

彼未之見。此顯爲蒙古韃靼人中信奉景教之一部落也。約翰之事，在羅斯梯謝奴視之，必至可驚異，筆錄之際，難免有過甚其辭之處，而約翰遂爲十四十五兩世紀間最足動人聽聞者之一人焉。歐洲人見篤遠之中國，乃爲其同教之國家，因此精神奮發，以爲此同教之人必能予若輩以歡迎與扶持也。馬哥爲揚州之宣徽使者三年，中國人之視彼當與視韃靼人無異，殆無夷夏之分。彼當亦曾奉使印度。據中國史籍，一二七七年時，李羅曾官樞密副使，此則頗足證明李羅所言之爲真也。

李羅諸人之至中國，跋涉道路者凡歷三年又半。居中國者達十六年。於是漸生故鄉之思。馬哥等本爲忽必烈所寵倖，殆頗致他人之嫉，故彼等或有感於忽必烈一旦龍馭上賓，則彼等危矣。故忽必烈許其反國。忽必烈初不之許，後機遇忽至。先是波斯伊兒汗國王阿魯渾 (Arghun) 者旭烈兀之孫也，其蒙古可敦薨時，阿魯渾許其後繼。臬后，必取同姓。於是阿魯渾遣使至北京求之，得一芳齡十七之公主。爲免除途勞苦起見，決遵海道而行，而傳以適當之護衛。護送諸大使以李羅諸人老於行旅，且爲智士，因請隨之西行。李羅等遂乘此良機以返故國。此行自中國南部東境之某港啓碇，於蘇門答臘及南印度俱停泊甚久，及至波斯，其行程蓋已歷兩歲矣。此青年之公主既安抵波斯，時阿魯渾已薨，因依舊俗，嫁於其子。然後李羅諸人自塔布里士 (Tabriz) 往特勒比遵德 (Trebizond)，由水路以赴君士坦丁堡，於一二九五年左右返威尼斯。遊記述此歸國之旅人披韃靼之服，至家時爲家人所拒。久久人始識之。然相識者猶多疑其衣衫襪履，蓋乃流浪之徒云。彼等爲破惑起見，因設盛筵，招集朋輩，歡宴正濃之際，遂出百結之鴿衣，揮僕輩出，然後啓其衣，則光輝燦爛，皆「紅寶石，碧玉，紅玉，翡翠，金剛鑽」之類，充牣於其中也。顧此後

馬哥每道及中國之面積人口，人猶多譏之爲謬言者。而以其言人口特加達 (Ducas) (幣名) 動輒數百萬，故時人因戲諺之爲『百萬君』云。

上所述之故事，始張威尼斯之眼，繼乃轟動全歐。歐洲文學受其影響，故常及馬哥字羅遊記中所述之人名及契丹汗八里之類，十五世紀時歐洲之傳奇，蓋尤可見焉。

第四節 倭脫蠻土耳其人與君士坦丁堡

馬哥字羅之遊歷，蓋爲一大交通導其先河耳。此後來之大交通引起無數革命之觀念及革命之事物以入歐洲，如印刷業及用紙之盛行，皆其尤著者也。他如戰時之用火藥，航海之用羅針，而脫昔日沿岸航行之羈束，其重要蓋亦不相上下。流俗之見每俱歸功於馬哥字羅。馬哥字羅遂成爲此種新事流傳之主腦。實則此三大事之流傳，民果與有力否，蓋無明證焉。大抵無名之馬哥字羅衆矣，惜未逢知己如羅斯梯謝奴其人者，於是歷史上其名遂隱而不彰耳。今於未述歐洲人精神上之領域漸事擴大，及馬哥字羅遊記對於茲事實際上之貢獻之先，宜先乘此一觀大蒙古人征服宇內所生奇異之結果，以及倭脫蠻土耳其人 (Ottoman Turks) 出見於達達尼爾 (Dardanelles) 之事，次乃略述成吉斯汗帝國各部分裂發展之情形。

當成吉斯汗始犯西土耳其之初，倭脫蠻土耳其人之取西南向以遠颺也，蓋猶一微小之流亡團體耳。自中亞經長途之跋涉，逾遠漠，越山嶺，歷異族之鄉，以覓可以定居之新土。賽克爵士述此有云：『此輩蓋一小羣異種之牧

人耳，往來馳騁於十字軍，反十字軍，王國，帝國，小邦之域，了無阻之者。至於駐營何地，如何移動保存其牲畜，從何處以覓牧場，當其經過各國時如何與其會長訂盟言好諸問題，則至今尚無人能予以解答也。」

最後此輩乃於小亞細亞台地上塞爾柱族土耳其人中得一棲遲之所，蓋鄰人固與之同族相親者也。此地大率爲今代之阿那托利亞，至是已多操土耳其語而奉回教之徒，惟其城市間希臘人猶太人以及阿美尼亞人尙復不少耳。其民族固當仍有赫族，佛來家人，特類人，呂底亞人，愛奧尼亞之希臘人 (Ionian Greek)，息米立亞人，加拉太人，及自拍加馬斯時移來之意大利人血統雜於其間，然此種祖先之原質，若輩久已忘之。其與古昔地中海暗色之白種人，北方之雅利安人，塞姆人以及蒙古人血統亦復相近，蓋與居於巴爾幹半島者無殊，唯彼等則自信爲純粹之條耳民族 (Turanians)，且自視較波斯福魯峽彼岸之基督教徒爲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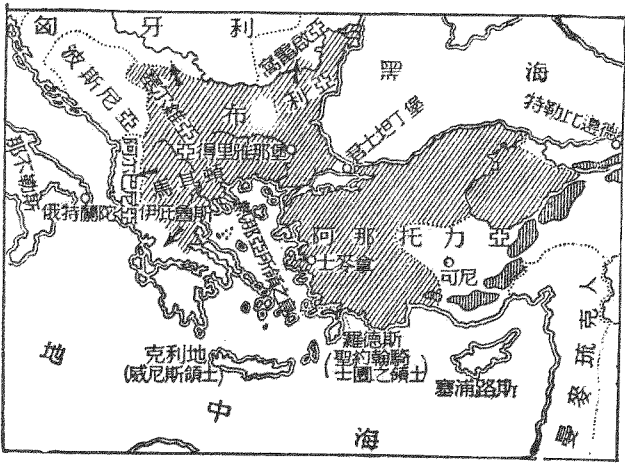
倭脫蠻土耳其人漸形重要，最後遂領袖昔日塞爾柱帝國所謂羅姆 (Roum) 帝國者分裂而成之諸部落。其與奄奄一息之東羅馬帝國仍然爲隱忍不發之敵者尚數百年。彼等初不攻波斯福魯，獨於達達尼爾得一歐洲方面之根據地。自此侵入馬其頓，伊庇魯斯，伊利亞，巨哥斯拉夫 (Yugo-Slavia)，及布加利亞 (Bulgaria) 諸地，此蓋往昔薛西斯之舊道，而非大流士之所由也。諸國之中土耳其人頗覺塞爾維亞人 (巨哥斯拉夫人) 及保加利亞人之文化與之相似，卽其民族之糅雜亦復相同，惟其所涵之北方血脈似較土耳其人爲多，而所涵地中海暗色民族及蒙古人之血脈則較土耳其人爲少耳，然而二國之人固不願自承也。顧此輩巴爾幹人俱爲基督教徒，且其內部之分裂頗甚。至於土耳其人則語言一致，其團結之觀念亦復較強，復有回教以陶冶其寡慾儉樸之風，且就

大體論之，此輩亦為較良之戰士也。於是遂盡力感化被征服之民族以從回教；解除基督教徒之武裝，而獨責其納稅。倭脫蠻諸王用漸團結成一帝國，其版圖東抵托魯斯山，西及匈牙利，羅馬尼亞，而以亞得里雅那堡為其首都。東羅馬帝國至是遂為所包圍而領土日蹙矣。

倭脫蠻人所組常備軍仿埃及曼麥琉克軍團 (Mamelukes) 之成規，名為吉尼塞黎軍 (Janissaries)。「每歲庸少年基督教徒一千以為之，隸屬於回教中培克大帝 (Bekashi) 派之托鉢僧；初雖不強之以從回教，積久則目濡耳染，浸淫於其所置身之團體中而深受其神祕友愛之觀念矣。此輩傭兵餉精厚，訓練精，遂漸化成一種狹隘猜嫉之祕密社會，新興之倭脫蠻帝國得此精練之愛國步兵，又適當各國風行輕騎及傭兵之會其為利國家，固甚大矣。

「倭脫蠻蘇丹與東羅馬諸帝之關係，在回教及基督

一四五三年前之倭脫蠻帝國



教之史籍中甚爲奇異。土耳其人嘗參預帝城中皇室及王朝之爭，與皇室並有血統之關係，常以軍隊拱衛君士坦丁堡，並常備堡中一部分之駐防軍，以資四出攻略之用。諸帝之子及東羅馬之政治家，有時且追隨土耳其之軍隊於疆場之上，顧倭脫蠻人兼併帝國在亞洲與色雷斯之版圖，固未嘗或息也。此種與自蠻皇室 (House of Osman) 與帝國政府之奇特接觸，影響於雙方之制度上者極鉅；希臘之民德日偷，漸就墜墜，蓋因軍備窳陋，不得不低首下心，以媚其強鄰耳。土耳其人則有陰謀詭詐之風氣，來自他邦，逐漸侵入其原來生活之中，因亦日卽於腐敗。弑君弑父之事，數汚東方帝國史者，卒成倭脫蠻王朝政策之一部分。如穆刺德第一 (Murad I) 之諸子與希臘皇帝之子安德洛奈卡 (Andronicus) 合謀，各弑其父，卽其一例也……

『東羅馬帝國斯時覺與倭脫蠻之帕夏 (Pasha) 磋商交涉，較與羅馬教皇爲易。於是土耳其人與東羅馬帝室互通婚姻，在外交奇徑上聯轡，以並獵者。蓋歷有年所焉。倭脫蠻人之嗾使歐洲塞爾維亞及布加利亞抗其皇帝，與皇帝之教唆亞洲亞密 (Asiatic Amir) 以背其蘇丹者，正無以異。希臘及土耳其諸王且約對於雙方之勁敵，得倖以爲質。蓋斯時土耳其與東羅馬帝國之政策交互錯綜，不可究詰。土耳其人之視希臘人，究如盟好乎，如寇仇乎，抑如臣民乎，希臘人之視土耳其人，究爲暴君乎，爲毀滅者乎，抑爲其保傅乎，是則難言者矣。……』(1)

〔1〕見 Sir Mark Sykes, 'The Caliphs' Last Heri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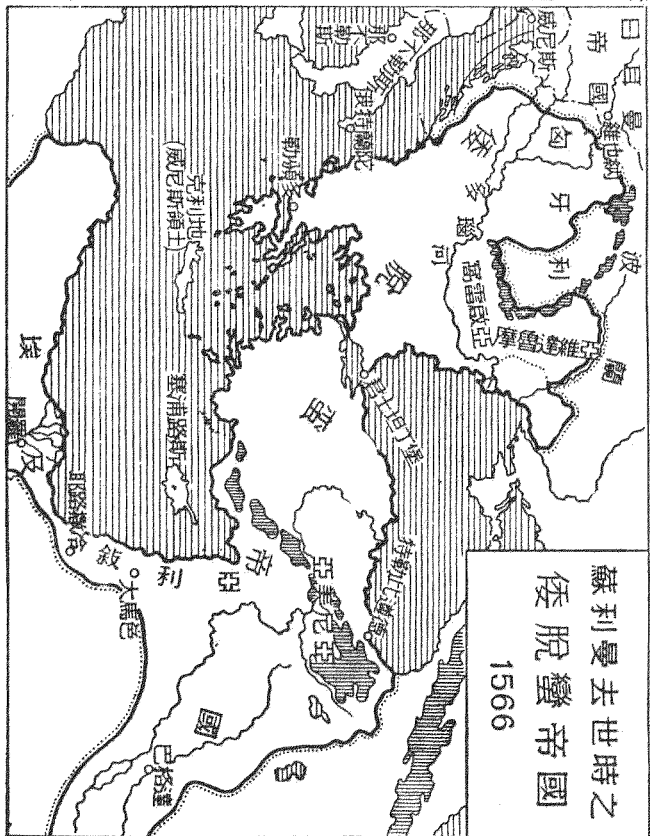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最後陷於回教徒之手，時爲倭脫蠻蘇丹穆罕默德第二（Muhammad II）之世也。彼以極猛烈之大砲自歐洲方面以攻之。希臘皇帝被殺，虜掠屠戮之舉蓋難縷數。五三二年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所建聖索菲亞（St. Sophia）大禮拜堂中所藏之寶物，劫掠一空，並即改爲回教之禮拜寺。因此歐洲人心爲之大奮，思重興十字軍，然而十字軍之時代固已逝矣。

賽克爵士之言曰：「土耳其人對於陷落君士坦丁堡一事，固視爲無上之慈惠，然實爲一致命之毒手。君士坦丁堡者，向爲土耳其人之嚴師而予以切磋者也。假使倭脫蠻人能吸收科學、學術、哲學、美術及樂生於其版圖中之文化源泉者，則此倭脫蠻人將不僅武力甚盛而已，即智識上亦將有其權威也。假使倭脫蠻帝國能以君士坦丁堡爲一自由港，一市場，一世界財政之中心，一金池，及一交易所者，則倭脫蠻將不復憂乎金錢以及財政來源之或缺也。穆罕默德本一大政治家，當其入君士坦丁堡也，嘗努力以止息因其野心所釀之禍患；於是輔助教主，調和希臘人，盡力使君士坦丁堡繼續爲諸帝之都……唯大錯已鑄，無可挽回，蓋君士坦丁堡既成爲蘇丹之都，已非舊物；市場則日就衰歇，文化與文明亦相率遠颺，複雜之財政制度日漸消滅；土耳其人之官吏及保傅，蓋不復存矣。而東羅馬帝國之腐敗如故，舉其所有官僚政治，宮廷閹寺，禁衛軍，密探，賄賂及上下其手之惡弊，倭脫蠻胥承而有之，留存於其驕奢淫佚之生活中。是故土耳其人之奄有君士坦丁堡，實棄一寶藏而獲一疫癘耳……」

顧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後，穆罕默德之野心初未即息。其目光乃復注於羅馬。穆罕默德因遂攻陷俄特蘭陀鎮（Oranto）大肆劫掠；當時半島之內，四分五裂，征服意大利，蓋其時矣，而事竟中輟者，殆因穆罕默德遽然去世耳。

(一四八一年)諸子繼之鬩牆不已逮嗣王拜尼濟德第二 (Bayezid II, 1481-1512) 之世戰禍蔓延及於

波蘭且征服希臘之大部分。至其子栖林 (Selim, 1512-1520) 倭脫蠻之聲威遠達阿美尼亞並征服埃及。時埃及法提馬王朝已成陳蹟故阿拔斯王朝最後之哈理發遂延其殘喘於曼麥琉克蘇丹卵翼之下。而栖林則從此最後墜墜之阿拔斯王朝以購得哈理發之稱號並獲聖職及其他先知之遺物。倭脫蠻蘇丹至斯乃並為全回教之哈理發焉。栖林



之後，是爲蘇利曼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 東克報達，西服匈牙利之大部，並幾陷維也納。其海軍則下阿爾及耳，而屢摧威尼斯人。其與帝國交兵，多與法蘭西人同盟也。倭脫蠻之聲威，至帝蓋稱極盛矣。

第五節 蒙古人不受基督教所化之故

茲再略述大汗帝國各部此後發展之情形。基督教感化蒙古人之舉，始終無成。蓋斯時基督教道德上及精神上俱在解體之時，無何等綜合之信仰，威勢，及聲望；吾人在上文已曾述及教皇應忽必烈之請而遣卑陋無能之多密尼派僧侶，及十三四世紀時遼陸以往傳道者之率歸失敗矣。古昔基督門徒能使舉國信從以入天國之毅魄，至是蓋已蕩然無存。

自一三〇五年始，教皇成爲法蘭西王之大主教，吾人曾述及之。十三世紀以來教皇費盡心機以驅除皇帝於意大利境外者，適足以資法蘭西王之起而代之。自一三〇五年以至一三七七年，教皇移居亞威農其微末之傳教事業，要不過爲西歐政治上之一種策略耳。一三七七年教皇格列高里十一世 (Pope Gregory XI) 誠復入羅馬而終老於是城，然當選舉繼人之時法蘭西派之紅衣主教與他派分道揚鑣，於是教皇遂有二人，一居亞威農而一則居羅馬。此所謂『大分離』是也，其爲期也蓋自一三七八年直至一四一八年云。二教皇彼此互咒，且各下停止教堂職務之令於其敵黨所在之境中。此當時基督教之實情也，亦卽衛護拿破侖至道之人也。當時亞洲彌望皆

白，亟待收穫，然而當時無力以從事於此也。

逮教會復合，耶穌會之教士興，佈道之力始漸恢復，然時機已過矣。欲藉基督教之力以謀東西兩世界精神上之統一，至是亦不復可能。居於中國及中亞之蒙古人轉信佛法；其在南俄，西土耳其，及伊兒汗國諸地者，則頂禮回教云。

第五節甲 忽必烈之創建元朝

中國之蒙古人於忽必烈時即已飽吸中國之文化。一二八〇年以後，中國史籍遂視忽必烈爲中國之皇帝，是爲元世祖（一二八〇年——一三六八年）。後中國之民族運動忽起，元朝因之顛覆，而明代興（一三六八年——一六四四年）。明朝者蓋一文質彬彬之王朝也，後又有北族曰滿洲人者起而代之，滿洲人蓋與成吉思汗所滅之金人同族，迄一九一二年其政權方爲漢族重光之共和政府所代。

中國人往昔之拽豚尾，乃滿洲人迫之使然以爲屈服之標幟。豚尾後垂之中國人蓋歷史上最近之跡也。逮其和成立，束辮之令不復行，於是中國人大都不復有此矣。

第五節乙 蒙古人之復反於部落狀態

在帕米爾，東西土耳其斯坦大部分，及北方之蒙古人，初爲成吉思汗辛勤提拔者，至是復墜於部落之狀態。諸

小汗各自割據分立，凋零衰落以迄於今，其源委皆可按而知。當十七十八兩世紀時，額魯特人 (Kalmyks) 曾創一大帝國，然其威勢尙未擴張至於中亞以前，王朝之紛亂即起。於是一七五七年間中國人乃復從之收復東土耳其斯坦。

西藏漸與中國連絡，而成爲佛教及寺院之淵藪焉。

卽在今日，中亞西部，波斯以及美索不達米各地，往古遊牧民族與土着之別，大都尙復存留。城市居民蔑視欺詐遊牧人，而遊牧人亦復虐待蔑視城市中人也。

第五節 丙 欽察汗國及莫斯科維之皇帝

蒙古人之居於欽察境者，仍不脫其遊牧之風，逐水草於南俄及鄰近俄境西亞廣漠平原之上。若輩於回教不甚虔信，頗保有古普薩滿教之痕跡。以金帳汗爲其長。更西居於曠土上者，而尤以居於今日烏克蘭尼亞 (Ukraine) 者爲甚，則有斯拉夫人與蒙古人混合之塞種亦復返於遊牧之習。而信基督教之遊牧民族曰哥薩克人者乃成爲障阻韃靼入侵之長城矣，其自由不羈之生活，波蘭及立陶宛 (Lithuania) 之農民見之，忻慕無已，二國政府不得已，下令禁止大隊農民自耕地徙入草原。波蘭擁有田奴之地主以此深惡哥薩克人，用與之屢啓戰釁，如哥薩克人之與韃靼族然。

至於欽察汗國，則幾如今日之土耳其斯坦，然當遊牧民族馳騁於廣土之上時，每有城市數處及耕地數區以

維持定居民族之生活，以時入貢於游牧民族之可汗。如基輔莫斯科諸鎮，無論其在俄羅斯諸公治下或金帳汗專斂貢賦之蒙古官吏之下，昔日基督教之城市生活，依然如故。莫斯科大公以漸得可汗之信任，其威勢乃出於其他實國之上。至十五世紀，當大公伊凡第三 (Ivan III) 即伊凡大王 (Ivan the Great, 1262—1505) 在位時，莫斯科遂翩然脫去蒙古之羈絆，至一四八〇年，乃不復入貢。時君士坦丁帝之後人亦久已不復君臨君士坦丁堡，伊凡因又篡取東羅馬帝國雙頭鷹之徽幟以爲其國章。又因一四七二年娶東羅馬皇室一系之左伊葩樂格 (Sophia Palaeologus) 爲后，並自稱爲東羅馬帝國之繼承者云。此野心勃勃之莫斯科公國乃北服古昔以商賈爲生之北族諾甫哥羅 (Novgorod) 共和國，遂開近世俄羅斯帝國之基，而與波羅的海戀遷往來之連環亦成矣。然而伊凡第三尙未求爲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君主之後人，而僭竊皇帝之號也。至其孫伊凡第四，慘酷無倫，卽世人所稱以爲「畏畏」(Ivan IV, or Ivan the Terrible, 1533—1584) 者，而後始稱帝耳。顧此時莫斯科公雖已稱帝 (Tsar 卽 Caesar)，然其所沿襲者仍多韃靼之遺風，與歐洲異；君權依亞洲之規範，了無限制，所謂基督教亦爲東方式掌諸朝廷之「正宗」，此蓋在蒙古人未入侵以前，由君士坦丁堡出發之布加利亞傳教師傳入俄境者也。

欽察汗國版圖之西，蒙古勢力之外，斯拉夫人於十世紀及十一世紀時又凝固其第二中心於波蘭。蒙古之軍威固曾波蕩及此，然而未之能服也。波蘭之宗教爲羅馬天主教而非「正宗」，操拉丁語，而不用奇異之俄羅斯字，而其王又未嘗與羅馬皇帝爲絕對之分立。故論其淵源，波蘭實爲基督教及神聖羅馬帝國之外藩，與俄羅斯絕無關係之可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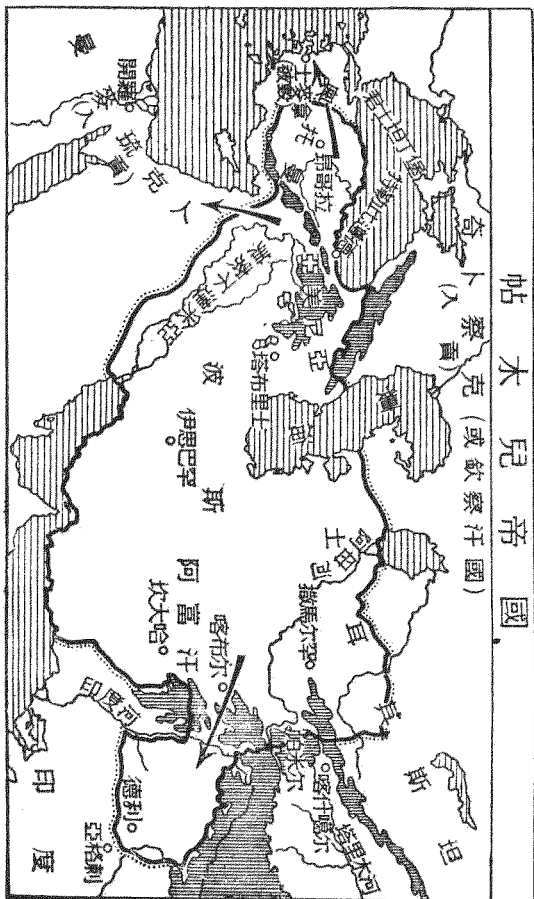
第五節 丁 帖木兒

蒙古諸國中，其性質與發達之饒有興趣者殆以囊括波斯，美索不達米，及敘利亞之伊兒汗國爲最。因其確曾於版圖之內試行游牧主義，且其破壞定居文化之舉，確有極大之成功也。相傳成吉思汗初犯中國時，蒙古諸酋長對於殲滅各城邑及定居民族一事，曾有慎重之討論。在此輩習於露天生活之實踐家視之，定居之民族實腐敗，擁擠，惡毒，文弱，危險而難測；此於彼輩習於游牧而逐水草之流，殆如優美草場上滋生可厭之花也。城市之類，彼輩實無所用之。古昔佛郎克人及征服南不列顛之盎格魯撒克森人對於城市居民，蓋俱同懷此感。然惟美索不達米在旭烈兀治下時，此等觀念始以審慎細密之方策以實現之。蒙古人所爲，不僅焚殺而已也；歷世八千年之灌溉制度亦爲所毀，於是西方文化之宗國，至是乃臻末路。自蘇馬連僧王以來，此等沃壤卽已耕耘不輟，用克有歷史悠久，人口繁多，商業繁盛之哀利度（Eridu），尼巴（Nippur），巴比倫，尼尼微，忒息豐，及報達諸城接踵而起。至是繁華盡歇。美索不達米遂更爲荒涼寂寞之區，湯湯流水，或則聽其廢棄，或則任其泛溢，以成沼澤。他日摩蘇爾（Mosul）及報達二城復興，然僅得爲二等之都會耳。（一）

〔一〕譯者案：此段所言似不甚正確。蓋美索不達米一地之衰，並不始於蒙古人之西征時。當紀元前五世紀末年希臘人色諾芬東征波斯經過東方古國舊壤時，據云已現荒涼之象云。

假使一二六〇年旭烈兀之將怯的不花不敗死於巴力斯坦，則埃及亦且權此劫運。顧斯時埃及方爲土耳其一蘇丹王國，大權握於曼麥琉克軍團之手，曼麥琉克軍與倭脫蠻帝國之吉尼塞黎軍同，時時購入少年奴隸，訓練之以補其缺額，而維其軍威。蘇丹能，則俯首帖耳不敢動，則取而代之矣。以此埃及保持其獨立者至一五一七

帖木兒帝國



年，乃爲倭脫蠻土耳其人所滅。

他烈兀後裔毀滅之精神，不久即消滅無餘，然至十五世紀時，游牧主義最後之颶風復起於西亞，領袖之者則跛帖木兒 (Timur the Lame, or Timurlane) 也。跛帖木兒系出成吉思汗後裔之女支。建國於撒馬爾罕，擴張其聲威於欽察 (土耳其斯坦以至南俄)，西比利亞，復南下以遠被於印度河畔。一三六九年自稱大汗。遂於北印敘利亞之地創一荒涼寂寞之大帝國。帖木兒蓋屬游牧主義中之未開化派，以骷髏建成之方尖塔爲其惟一之建築幻想；伊斯巴罕 (Isfahan) 既陷，遂以七萬人之頭顱造其一焉。其所懷抱之大願爲光復成吉思汗之帝國，然其計畫卒完全失敗也。受其毀滅之地，遠而且廣；倭脫蠻土耳其人未陷君士坦丁堡以發榮光大之先，蓋與埃及及同稱臣入貢；旁遮普之地爲其剽掠一空；德利亦納降。然德利既降，居民大受屠戮。一四〇五年帖木兒去世，其事業亦隨之俱盡；僅留驚恐一世之聲名，殘跡及破爛之國家，及窮蹙之波斯屬地以資後人憑弔而已。

更五十年，波斯帖木兒王朝復爲其他土耳其人所滅。

第五節 戊 印度之蒙古帝國

一五〇五年，有成吉思汗之苗裔，帖木兒之後人，而爲土耳其一小部落之酋長曰巴卑爾 (Babur) 者，於屢經戰事，且曾一度佔據撒馬爾罕之成功而後，與其殘部被迫逾興都庫什以入阿富汗。迨徒黨漸衆，乃自立爲高踞之主。於此數軍聚斲向一百又七年前曾爲帖木兒所征服之旁遮普而進。且由之遠逾旁遮普以外。時印度內訌，方任

分崩離析之秋，故凡外族侵入而能主和平葆秩序者，無不歡迎。巴卑爾屢歷艱險，始於一五二五年與德利勤丹會軍於德利城北十哩之旁尼巴特 (Panipat)，敵軍戰士近萬，巨象千頭，巴卑爾軍僅二千五百人，以有礮故，卒獲勝焉。於是遂廢「高附王」之號，改稱「印度斯坦皇帝」。嘗曰：「此地之世界較之故鄉又迥異矣。」富腴華麗俱為遠勝。其兵力遠及於孟加拉，後卒於一五三〇年。蒙古人戰勝攻取之威，因此中落者蓋二十五年，逮其孫亞格伯 (Akbar) 嗣勢始復振。亞格伯征服全印，兵力遠及於貝喇爾 (Berar)，至其曾孫奧朗則布 (Aurangzeb, 1658—1707) 實際上蓋幾為全半島之主人。至此大王朝之世系，則巴卑爾 (Baber, 1526—1530) 以後，繼之以胡馬英 (Humayun, 1530—1556) 亞格伯 (Akbar, 1556—1605) 世漢吉 (Jehangir, 1605—1628) 沙耶罕 (Shah Jehan, 1628—1658) 及奧朗則布 (Aurangzeb, 1658—1707) 就中父子相承者凡六世，此「莫臥兒王朝」(Mogul dynasty) (1) 蓋印度史上最隆盛之時期矣。亞格伯為印度名王之一，皇帝而幾近於偉人者，阿育王而後，斯其選焉。

(1) Mogul 一字蓋阿剌伯 Mughal 一字之英譯也，阿剌伯此字即 Mongol 之破體，蓋阿剌伯文中無 ng 一音也。

對於亞格伯，吾人宜以之與查理大帝及君士坦丁大帝等量齊觀；蓋亞格伯者實歷史上樞紐之一也。其在印

度經營締造之偉績，至今猶存。英人繼承莫臥兒諸帝而起，仍保其前緒勿墜。故英王之在印度，尚用莫臥兒諸帝印。度該撒（Kaiser-i-Hind）之尊號也。成吉思汗後裔諸國之在俄羅斯、西亞、中亞，及中國者俱久已解體，由其他政府繼之而興。蓋以彼等之政府實一徵收國課之機關而已，以肥中樞之王庭，如南俄之金帳，及和林北京諸帝都。是也。對於人民之生活及其觀念漫不經心，苟貢賦不絕，其生活若何，非所問也。故彼信基督教之莫斯科及基輔，信十葉派之波斯，純中國人之中國，雖受蒙古人之壓服者凡數百年，皆能依然故我，脫蒙古之羈絆而中興。獨亞格伯則不然，重造印度為之一新。時與印度酋長及治權階級以利害相同之暗示。至今印度能不為一盤散沙，鶉衣百結之部落，而得免北族之蹂躪者，蓋亞格伯之功居多也。

亞格伯之特質在其能開誠而布公。彼常盡力搜求印度之賢者贊襄公務，不問人種宗教之異同也。政治家具綜合之本能，亞格伯蓋有之焉。其所建之帝國，既不域於回教，亦不限於蒙古人、王種、雅利安人、達羅毘荼人、印度人，或其他貴賤諸階級，其帝國乃為印度而設者耳。「當其訓練之日，盡讓印度諸王忠孝及精神高尚之良質，然以此輩率為大梵之弟子，故其信奉回教之廷臣滿望此輩精神上罹永劫之痛苦。彼知此輩以及思想與此輩類似之徒居臣民之強半。彼亦知此輩多為誠篤之士，雖明知依附朝廷宗教，獲利實多，而始終不變其初志。亞格伯深謀遠慮，故不願以征服者及為君長者所信之回教強人民之信奉。其思想梗概於「一己尚須人導之前，余何敢自謂能導人乎」一語見之，重以時聆他宗教律，於是益堅其純潔懷疑之念，並鑒於各教宗派之徧狹，乃漸融會於信仰自由之原理中矣。」

斯密特博士 (Dr. Emil Schmitz) 之言曰：「亞格伯以亡命帝王之子，生於沙漠之上，長於廬有其名之禁中，蓋自髫齡時，已習知人生艱苦。而天復予以強健之軀，用克陶鑄訓練，以當萬幾叢脞之任。性極好鍛鍊軀體；以狩獵野馬巨象及格猛虎爲樂。相傳某日以急於制止佐德浦耳 (Jodhpore) 王強其寡媳殉身火葬之故，曾於兩日之間疾馳二百二十哩云。戰陣之間，尤著英武。常身先士卒，自當難劇，而以易者遺之將帥。戰勝之後善視降人，嚴禁虐遇。絕無離間社會發生爭訐之成見，對於異教概予寬容，對於異族，無論其爲印度人抑達羅毘荼人，未嘗岐視，彼誠顯然以泯除異見，致國家於富強之域爲其宗旨者矣。」

「彼惟一意於和平。淡於快樂，睡眠甚暫，時間之分配至準，萬幾餘暇，專心學術。聞人學士之蒼萃於法特堡息客 (Fatepur-Sikri) 都城者，俱爲彼之至友，每遇星期四日之晚輒集名流，討論學術。其最密之友是爲才華卓絕之非齊 (Fairzi) 及阿布法茲爾 (Abul Fazl) 兄弟，二人者蓋一學問淵博自由思想家之子也。其長者爲印度文學上一有名之學者；以其輔導，於是各種梵文要籍大都由亞格伯敕譯爲波斯文。至於法茲爾則爲一軍人而兼政治家及組織家，與亞格伯之交尤篤，王國內部組織之克臻穩固，蓋得其力爲多云。」

「上來所述爲法特堡息客宮廷往昔之盛況，然今則零落荒涼矣。如安葩 (Ambar) 城然已成死邑。數年前一英國官吏之子在一冷街中爲豹所殺也。」

凡所陳述皆可以見此偉大之名王也。然亞格伯與其他大人走卒同，生息於時代之限制及觀念之環境中而不能自拔。歐洲千年來慘淡經營所得之結果，彼未嘗知之。歐洲民族覺悟之發達及教會所會致力之教育，亦復知

之甚微；或竟絕無所曉。蓋以一土耳其人而君臨印度，其無所知，亦勢所必然者矣。彼以回教之薰陶，益以固有之天才，遂瞭然於印度之泱泱大國，惟有立共同觀念於宗教基礎之上，始克臻於鞏固，顧於近代國家所採教育普及，賤價書籍，及組織思想自由之大學系統等，亞格伯之不知，正與其不知汽船飛機同。其所深悉之回教乃土耳其其褊狹不能容人之索尼派。且回教徒僅佔人民之小部。其所觀之問題與君士坦丁大帝無殊。然亞格伯更有其特異之困難。彼所致力者，僅爲以『惟有一神，皇帝乃其副貳』之辭更代『惟有一神而穆罕默德爲其先知』一語而已，此外未之能益也。彼以爲藉此則印度光怪陸離之宗教，或可同歸於一。以此遂從至今巍然猶存之波斯祆教徒採取其簡約之儀式。願以人民對此初未能深印於其心目之中，故亞格伯去世而新國教亦隨之以俱逝焉。

至於今日，世界已漸識欲組一有生氣之國家，非教育不爲功矣。此非亞格伯所知也。其廷臣知好亦無能以此啓發之而助之實行者。印度回教之教士實爲頑固保守之徒，而非教人之師傅；其所求者匪印度人之共同精神，乃謀使回教中能共抱一不容他教之心而已。婆羅門教徒實握訓迪印度之大權，習俗相傳之幻想粗疎，依然具備。顧亞格伯雖未能於印度建立普及之教育，然特建回教及印度教之學校多所。其所知於印度者雖較代興之英國人爲寡，然其所造於印度者則遠鉅矣。今日英之印度總督大都沐猴而冠，莊嚴其容，輪奐其居，而於此中古之土耳其人謀普及教育一事，則絕未之加意，不知欲使印度能於人類大同之域獲其適當之地位者，固舍此莫由也。

十四世紀帖木兒領率蒙古人大肆騷擾時，其間忽生一奇異之枝節，則東方之吉普息人（Gipsies）被逐而飄流以入歐洲是也。此輩於十四世紀末葉至十五世紀之初始出現於希臘，希臘人疑其爲埃及人，因有吉普息之稱，衆口宣騰，彼輩亦無異辭。唯其領袖則自稱爲「小亞細亞之伯」。帖木兒未肆屠殺而驅之過赫勒斯滂以前，此輩殆已飄流西亞，歷數百年。蓋成吉斯汗大軍西邁，此輩乃如倭脫蠻族然，被逐而去其故居。其飄流也亦與倭脫蠻族同概，惟無其幸運耳。既漸西行，遂遍布於歐洲，在耕耘墾殖之地以及城市之中，每有此種遊牧團體參雜於其間。棄其往昔大夏草原之故居，遠歸托庇於歐洲田園籬落叢籬墟塹之間。日耳曼人稱之爲匈牙利人或韃靼人，法蘭西人則稱之爲波希米亞人。若輩不能保有其先世之習俗，然就其特異之語言，可以推知其失去之歷史。語言中多北印語根，則其源或出於北印度也。又其語言中亦頗富阿美尼亞語及波斯語之分子。今日歐洲各國俱有其踪跡，以補鑿，負販，馬販，雜耍，卜者，乞丐，爲職業。黑煙悶人之火，圓形之天幕，蹣跚彳亍之馬，及日色炙晒之兒童喧嘩嘈雜之狀，嘗發見於道旁，富於理想者見之無不心動。文明之爲物，在歷史上蓋一新事耳，且率局於一隅，今猶繼續從事於同化吾人多數之本能以應其需要。而吾輩以厭倦於文明之束縛繁縟之故，時發遊牧之思。吾輩家居之心，至今尙僅得其半而已。蓋吾人之血脈固醞釀於草原及耕地之上者也。

第三十四章 西方文化之再生（一）

(海道代陸道而起)

(一)再生二字係指西方全部而言。與十四十五兩世紀時伊大利之文藝復興不能混而爲一文藝復興僅爲歐洲再生之一部分。文藝復興原於古代學術之復現；爲歐洲能力中與原動力之一而已。

第一節 基督教與普及教育

吾人試覽十三世紀初葉至十五世紀末葉之地圖，卽知此時期實爲基督教諸國日就衰退而蒙古民族代興之秋。來自中亞之游牧民族獨霸當時之世界。當其極盛，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北非、巴爾幹半島、匈牙利及俄羅斯諸國皆有蒙古人或土耳其民族之君主臨於其上，游牧之習雜乎其中。倭脫蠻土耳其人之勢力且及於大海，而與威尼斯人角逐於其地中海上之領海中。一五二九年土耳其人進圍維也納，以氣候不宜而退；非戰敗也。查理第五之哈布斯堡帝國入貢於蘇丹。迄一五七一年勒頒多 (Lepanto) 一戰，魔俠傳 (Don Quixote) 作者塞凡提司 (Cervantes) 喪其左臂而後，基督教國家始「破奧自蠻之驕矜，世人乃曉然於土耳其艦隊之無敵，實欺人之語耳。」時基督教勢力之稍能發展者僅有西班牙一地而已。遠識之士處十六世紀初年之時，翹首四顧之後，必曰舉世滔滔，不數傳而後，將盡成爲蒙古人之天下，或浸假而爲回教徒之領土矣。此與今日世俗囂囂然以爲歐人行將名聞天下，而基督教可以驟稱新主者正無以異。其能瞭然於歐洲興起之謬者，蓋無幾人也。須知歐洲之真正生氣

至十五世紀末造方顯然可見耳。

吾人之歷史至是漸與今日迫近，而吾輩之所研究者亦漸爲目前之事實。讀者今日生息其中之歐洲制度或歐化制度，卽十五世紀初年山河憔悴而震於蒙古聲威之歐洲制度。當時所有之種種問題皆今日種種問題之胚胎。故欲討論當時之情狀非先推究今日之情狀不爲功。吾人蓋知有政治而忘其個人矣。旨哉西利爵士 (Sir J. R. Seeley) 之言也：「政治學而無歷史，是爲無根；歷史而無政治，則爲無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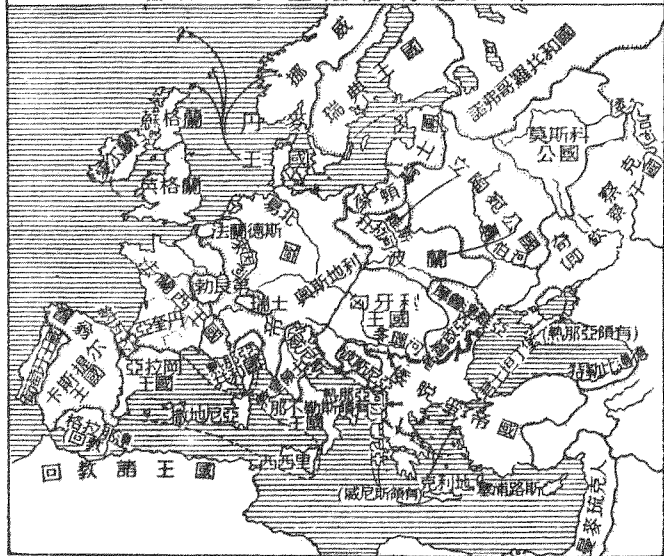
今且平心靜氣一究蒙古民族破裂之際，歐洲精力之分合究受何種勢力之影響；而當此顯告衰歇之時，心身精力之如何積儲，逮其末流如何一發而不可遏。

前述當中生代時偉大之爬蟲遍布於地面，顧帶髮之哺乳動物及披羽之鳥類亦於斯時發展於荒僻之地。其善化多能遠勝爬蟲，卒取而代之。中古時代西歐一隅之情勢蓋亦猶是也。當蒙古大汗雄視世界，其版圖東達太平洋，西抵多腦河，北自北冰洋，南迄瑪德拉斯摩洛哥及尼羅河流域之際，有一更爲堅毅有爲之新人羣已孕育於其間。是卽近代之國家是也；其演嬗遞進今猶未已。斯言或嫌隱晦，然將隨文詮釋，以求其著。夫近代國家之觀念，植根於希臘雅典之共和，大羅馬共和國，猶太教，回教，及西方之天主教中。此方與未艾之近代國家純由二種矛盾之觀念交織互組而成；其一爲社會乃由信仰與服從構成之觀念，太古文化屬之，一爲社會乃由意志構成之觀念，如北歐民族及匈奴民族之原始政治團體是也。至如高加索人，達羅毘茶人及南部蒙古諸安土重遷之文明民族，其觀念習俗之進展，率依崇拜及個人服從以爲據，而游牧民族則以個人自立自信爲準則，其歷時蓋已數千年。唯其情

勢如斯，故游牧民族常以新君主以及新貴族政治供給文明之邦。試稽古史其節奏莫不如是。其間文野交遞，盛衰往復歷數千年，然後現代史中開明與自由二大趨向互相混合而成之新社會興矣。

本書於古石器時代家族部落逐漸蛻演以日進於開明之域已加以推尋。聖嗣草萊之利益及其不得不然，種神之可畏，以及僧王神王之觀念等，均足以團結社會，日益強固，亦已予以闡說。古代土著之僧侶，與異族入侵之君王之互相消長，成文習慣之漸成，僧侶制裁之脫去，新勢力之發現——即吾人所謂人類之自由智慧與自由良心——諸陳跡，吾人亦已略述其梗概。吾人並已述及江河流域中古代文明之君主日張聲勢，日闢疆土，同時土壤較瘠之地，其未開化之部落，在政治上亦復逐漸團結

君士坦丁堡陷落時之歐洲



外此二途也。凡百文明既俱沿君主專制之途以進，進演既久，則始也發榮敷暢，繼乃淫佚懈怠，而終則歸於衰歇，於是生息於沙漠及草原中之新民族乃闖焉以入，代之而興，泛覽史籍，其程序蓋莫不如斯焉。又試觀以上所述遠古農業社會之文明，其廟堂城市佔人類史之大部分，然在地球上所佔之面積極小，此不可不知也。此外之莽莽原野，則有無數山林游牧之種族生息發展於其間，離今二千年前，此種形勢方爲之一變。

大抵原始之文明，爲服從之團體；其所藉以團結者在於服從神王，願游牧民族團結之趨向則異是，蓋自由意志之團體也。在剽忽好戰之社會中，個人必須依恃己力，備受陶鑄，然後可以自存。所謂酋長亦當爲部衆所追隨，而非憑藉威力強爲之主。此種團體，人類全部歷史上蓋到處可以見之；北歐民族也，塞姆民族也，蒙古民族也，其本性率皆如是，其出於個人志願及其卓然自立，均非安土重遷之民族所能及。北歐民族隨其君長以入意大利，希臘也，初無系統井然之宗教儀式，逮既入據斯土，卽承襲其地之宗教儀式。希臘拉丁民族復反於共和之世，頗爲易易；印度之雅利安人亦然。佛郎克人及日耳曼民族會長雖出於肯綮，然其留有選舉之遺風則一也。他如古昔之哈理發，以色列之士師，迦太基及太羅之君王，以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前之大汗，蓋莫不出自選舉。而安土重遷者之觀念則反是，視帝王若神聖，常萬世而一系。逮歷史既進，人類社會中繁複嶄新之分子用又突焉以生，吾人已述及自游牧民族蛻化而來之商賈之興起及航運之漸形重要情形。大抵安土重遷者囿於方隅，每流爲怯弱之徒，而航海事業則足以解放人類之心靈，蓋勢所必至者也。顧斯世繁複遞進之態雖已如斯，而服從與意志二者之互相衝突，直貫史中，其溝通調融之功至今猶未竟也。

文明之爲物，雖在極其屈抑之境中，亦仍有美好便利之供獻，以福人羣；唯吾人種族中常含有流動不馴之性，欲使文明脫於服從之境而入於意志之社會中。自常人以至帝王貴族其賦性皆有游牧精神之分子雜於其中，時鞭策之，以促其領土之擴充而播其利害關係於天涯海角。此種混一字內之游牧民族稟賦，與吾人之不願受人拘束，常思於無論何種政府之下參預其政治之精神蓋無二致。自古以來，因服從社會中政治與武力之無能，故人類之自然競爭以謀調和於文明及自由之間者，其生機固累葉相延焉。服從之爲物，人既墮入其中，卽易爲人所奪而轉移之；試觀自始卽以易於征服著稱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及印度，所謂上古文明發祥之地者，其帝王時時變易，卽其證也。柔弱之文明每易啓自由人之覬覦，顧在意志之社會則因原料複雜，每難制裁；其組織也固遠較爲困難，而欲維持不墜也尤爲匪易。吾人試觀亞歷山大一生之陳跡，卽可了然於馬其頓各將帥之意志團體，瓦解於亞歷山大下令羣臣崇拜一己之時。克來塔斯之被殺，殆可爲征伐宇內者自廣原大野入居故宮時應有之舉動，蓋自由與奴性競爭不息之一例也。

試稽史籍，古代羅馬之共和蓋可謂爲世界史上最古之意志社會，其規模已超出城市之外。後來成功發展之餘，日卽衰頹，乃折入古代專制君主之制中，陵夷至不能當區區少數外族之一擊。此其爲故若何，在人類歷史上頗爲重要，故本書於其致衰之故，曾已述之。言其最著者爲缺乏普及教育之宏大組織，遂至國民心理上無服務共和之觀念爲其根據，所謂欣然自願從事是也；次之則爲無普遍宣傳之中介，能使國民行動和諧無間，以謀萬衆之一心。大抵意志社會之範圍，每不能過鉅，蓋爲知識交通所限也。財產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中，自由勞動者代之以奴隸，

是皆由於公共精神之衰頹，及由知識交通限制而生之公共智慧淆亂之所致也。尤有進者，羅馬無有力之宗教觀念爲之樁柱，所有局於現世而黑暗不足稱之伊達拉里亞（Edhwaran）教儀，其不適於大社會之政治需要，正與蒙古之薩滿教無殊。基督教及回教始予大多數人以共同之道德教育，並給以過去共同之歷史及人類運命目的之共同觀念，補羅馬共和及游牧制度之不足，此二種宗教在歷史上之所以重要，即在於此。亞里斯多德不知共同觀念所能團結之社會，其規模究竟如何，故遂以爲理想之社會，其國民之數僅能以數千人爲限。彼於私家教師制度之教育，而外本無所知。希臘教育幾純屬口頭傳授，故僅能及於少數之貴族。在基督教及回教觀之，則亞氏之限制實爲未當。基督教及回教行其規模宏大之教育，在吾人視之，其方法上誠不免有齷齪之譏；然吾人所注意者，在其竟能盡心力而爲之耳。是二者皆能維繫其觀念及感應之力於寰宇，皆能恃文字之力以搏合形形色色之人士，同趨於其遠大之事業。故十一世紀時，西羅馬帝國戰爭紛擾，已臻殘闕破碎之局，而基督教國家之觀念，竟遍布於其境中，並及於歐洲疆域之外。此意志之社會，雖不能謂其根深蒂固，然其影響之鉅，範圍之廣，人數之衆，皆前古所未有。求之並世，唯中國之良好行爲的社會之觀念，在人類中所佔之位置，可與此並論耳。（二）

〔一〕基督紀元之初，猶太社會當卽以其有系統之教育而結合矣。

當時天主教所設之普及教育制度，大學，以及交換智識之方法，正所以補羅馬共和時代之所無。有此而後本

書所云之人的政府始有無窮之希望；此種希望至今尙在力求了解與進行中。往昔國家或則政屬專制，大權操於僧侶帝王之手，獨斷獨行，莫可抗拒，或則政屬民主，既無教育，又無知識，版圖愈大，則其墜落也亦愈甚，循至託國家神器於暴民政客之手，羅馬雅典卽其著例。至十三世紀，近代遍佈寰區之教育政府之理想，乃漸露其曙光；所謂教育政府者，國中人民，既非專制君王之奴僕，亦非爲暴民專政者之侍從，而爲其所處社會中有知識有希望有參予國事權利者之一部分。此種理想尙日在實現之中，未之或息。吾人尤應注意教育二字及知識須先於商權之言。以欲實現此種理想，故教育爲綜合之功能而非私家之事業，現代國家所以異於古昔者卽在於此。現代人民亦漸知欲備諮詢必先具知識之義。表決之先，須聞證據，所謂知之而後可決也。故建立學校使文藝新聞知識普及於人，以脫離屈伏混亂之域而入於自願合作之境，所謂近世理想者此也，非徒設立選舉之匭已也。選舉本身，原無足道。革拉古時意大利人已有選舉權矣。然而無益也。未受教育而有選舉權，非徒無用，而且危險。吾人所向之理想國家，匪僅爲一意志之國家而已；要當爲一以知識與意志合組而成之國家，以替信仰與服從之團體。是故教育者，所以使遊牧民族之自由自賴精神與文明之合作富厚穩健精神水乳交融並行不悖者也。

第二節 歐洲自覺之開始

顧歐洲雖因天主教會之宣傳，教義之廣播以及大小學校之設立，而後始開近世教育國家之端；然此固非教會之初意也。教會固未嘗將知識福音以廣播之；實乃任其自然漫不加意。教會之代興也，非繼羅馬之共和，乃繼

羅馬之皇帝耳。所抱教育觀念不在解放人心，使之同參國是，蓋藉以桎梏人心而已。中古時代運用教會組織之查理曼大帝及英國之亞勒弗烈大王二大教育家，乃國王與政治家也；非教會中人。唯經營締造此種組織者固教會也。當國君與教會爭權之日，雙方均求助於常人之思想。超然獨立不爲左右袒之常人乃脫穎而出，以響應之。

當十三世紀時教皇格列高里第九及皇帝腓特烈第二即已公然互詆。斯時漸覺教皇君王而外，世界上尙有一更大之新勢力，即所謂讀者及輿論是也。迄十四世紀，教皇被放於亞威農，教皇機關又復分裂騷亂，於是自由批判權威之風氣益爲之激起而遍及全歐矣。

當其始也，對於教會之流行批評僅集矢於道德及實際方面。如高等教士之廣擁厚資窮奢極慾，以及教會之重稅病民，最爲世人所詬病。最初如法蘭西士教派之創立，以謀復反於基督教徒純樸之古風，此蓋中興之運動而非分離之運動也。後來深刻顯明之批評始漸發展，進而攻擊教會教義之要旨，以及僧侶所以貴重之根據，即彌撒禮中之犧牲是也。

本書於最初基督教之發展曾略有所述，並述及拿撒勒耶穌中心教義中艱深莊嚴之天國觀念如何爲古昔犧牲觀念所蒙蔽；後者雖領會較難，然與近東日常生活所有之習俗性情相調融則較易也。吾人並已述及汎神運動之如何進行於基督教及猶太教，塞累匹斯廟，太陽教，及其他各種宗教之間；於是太陽教之星期日，猶太以血爲宗教要質之觀念，亞歷山大里亞之重視神母，削髮齋戒之僧侶，自苦之清修主義，以及其他種種信仰及儀式，皆乘基督教進展之際躡入其中。以有如斯之適應，而後此方與未艾之宗教更易了解，而遍及於埃及及敘利亞諸地。誠以

其教適合於地中海岸暗白民族之思想，用克與之如膠似漆，訴合無間焉。然在回教徒視之，基督教新獲之教義實非阿刺伯之遊牧民族所喜。西北兩方之北歐民族對於披法服去鬚髮之僧尼亦復起其仇視之態。本書曾述及古昔盎格魯撒克森人及北蠻反對僧尼之偏見。蓋彼等頗視此種信徒生活習慣爲奇異虛僞也。

基督教中暗白色之原動力與新分子之齟齬，至十一世紀教皇格列高里第七有下諭禁止僧侶婚娶之舉而益盛。誠以宗教上獨身之義，東方知之已數千年，而西方於此則尙存疑懼之態也。

至三十四兩世紀時北歐民族漸知從事學問，讀書著作，以表現其一己，迄與阿拉伯學術接觸而後，遂開竭力抨擊天主教之端，對於以僧侶爲職業之僧侶及以彌撒儀式爲宗教生活中事項之舉動，俱從理智上加以攻擊，而求復反於福音上所述耶穌個人之教義。

吾人曾已述及英人威克里夫之平生及其譯聖經爲英文，樹一與教皇對峙之威權。威克里夫以爲教會所主張之彌撒，實爲大誤，而尤以聖餐時所食之麵包可變爲基督之真體之主張爲更謬。此變質之原理，爲神學專家之問題，本書雅不欲加以詳細之討論。唯吾人須知天主教以爲常舉行儀節時僧侶可用神異方法使儀節中所用之物成爲神聖，且惟僧侶可以爲之，並以此儀節爲宗教中最重要之事；此種主張大足以增加僧侶地位之重要。顯在新教徒觀之，則以爲聖餐時之飲醇酒食麵包，要不過表示個人思念拿撒勒耶穌之忱而已，此說一出，遂至排去聖餐時之牧師而不用。威克里夫一己雖未曾走人極端至此，彼終其身不失爲一牧師，且以爲舉行聖餐禮時上帝雖未嘗實見於麵包中，唯其精神則實貫徹其間也。然自有此種主張以後，遂引起後來三問題，其範圍所擴遠軼其本

意之外。在史家視之，威克里夫所引起之反對羅馬教皇之奮鬪，實爲理智宗教感動人類之自由智慧及自由良心以反抗重權威，重傳統，重儀式及重僧侶之宗教之漸。此種複雜紛爭之最後趨勢卒褫除基督教中所有之僧侶制度，如回教然，一以聖經爲依歸以求反於耶穌本來之教義。凡此種種問題至今猶多未解決也。

威克里夫著作之影響，以及於波希米一地者爲最鉅。當一三九六年左右有捷克人名胡司約翰（John

Hus）者數講學於布拉格大學，其主張卽根據於此牛津之大師。嗣任布拉格大學校長，教會藉辭其主張之悖謬於一四一二年下令逐胡司於教會之外。時正值教會大分離之際，而在討論教會紛亂之君士坦士會議未開會之前也。教會分裂之局至馬丁第五被選而告終，吾人曾已述及之。君士坦士會議則欲謀基督教國家之完全統一。然其所采之方法頗悖於吾人近代之良知。威克里夫之遺骸，僞許胡司以安全之保障，誘之至君士坦士，而責其叛道。令其懺悔一部分之主張。胡司答謂欲其懺悔，須彼先自知其誤而後可。當時教會則以爲苟有在上者之命令，則懺悔卽爲義所當爲，自知與否，所不問也。胡司拒不之許。於是雖有皇帝保障安全之詔諭，教會中人竟於一四一五年處胡司以焚死之刑，若胡司之死，初非爲何種主張，蓋爲人類智慧上及良心上之自由而殉其身者矣。

僧侶與反僧侶之爭於審判胡司一案最爲顯著，而僧侶制度之罪惡，亦於斯舉中最爲暴露無餘。其明年布拉格大學胡司同僚哲羅姆（Jerome）亦被焚而死。

教會之倒行逆施如此，於是胡司黨人遂於一四一九年在波希米揭竿而起，此蓋基督教分裂之第一次宗教戰爭也。一四二〇年教皇馬丁第五下令召集『撲滅波希米威克里夫黨人，胡司黨人及其他異教徒』之十字軍

於是歐洲失業之軍人，流蕩之惡徒，一時雲集，輻湊於此剛毅之波希米國。顧波希米之領袖濟斯卡 (Ziska) 果勇善戰，因之此輩十字軍人劫掠之機少而苦戰之事多，殊出若輩意料之外。胡司黨人之行事，出以極端平民之方法，於是波希米全土俱起熱忱。十字軍圍攻布拉格，不能下，屢戰屢敗，卒退出波希米境。一四二一年復起第二次之十字軍，亦未有成。後又起十字軍二次，復相繼失敗。不幸後來胡司黨人閱牆禍起，勃蘭登堡侯爵腓特烈 (Frederick,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遂於一四三一年率第五次之十字軍乘機入境。

此次十字軍人數最少，當有步軍九萬，騎士四萬。自西以攻波希米，首圍塔科夫鎮 (Tachov)，壘堅不能下，遂毀摩斯特 (Most) 小鎮，備極慘酷，實則此無辜之輩固多不識神學為何物者也。十字軍屠摩斯特後，因更漸進，深入波希米，達多馬茲利斯「卽托斯」(Domazlice, Taus) 左近。一四三一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十字軍時駐營於多馬茲利斯及何索夫泰 (Horsuv Tyn) 間之平原上，忽聞普羅柯普 (Prokop the Great) 率胡司黨人已漸逼近。時與波希米軍相距雖尚有四哩之遙，然而戰車隆隆及震動天地之「汝上帝之戰士」之歌聲已隱隱可聞矣。十字軍人聞之心膽俱落。呂礎波希米記 (Lutew's Bohemia) 一書備述當時教皇代表及薩克森公如何升登左近小丘以視察戰場。彼等方發見其地勢之不適用。日耳曼軍營混亂不可名狀。騎士四向潰走，可怖之歌聲亦幾爲空軍奔突嘈雜之聲所掩。十字軍劫掠所得者至是亦棄置不顧。後勃蘭登堡侯爵下令遁走，蓋所有十字軍至是俱已潰散無餘，亦無人能駕馭之矣。斯時十字軍之自身方面反岌岌可危，教皇代表不得已避匿於森林中者一夜……波希米之十字軍至是乃告一結束。

一四三四年胡司黨人鬪牆之爭復起。激烈強毅者失敗。一四三六年巴塞爾大會 (Council of Basel) 與胡司黨和平派之協定告戩，許波希米教會對於天主教之儀式保留一種區別。自此相安無事，以至於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之時。

第三節 大疫與共產主義之始興

胡司黨人中之激烈派行事近於原始之共產主義，富而有勢之捷克貴族不禁爲之惴惴，胡司黨人之分裂，蓋基於此。英國威克里夫黨人亦復露此種共產之趨勢。蓋每當力謀歸真反樸，以復於基督教之本義時，人類平等大同之原理每隨之而著，若輩之循此原理，亦勢所必致者也。

適斯時忽有自古所無至可驚異之大疫橫掃宇內，社會基礎暴露無餘，於是此等共產之觀念遭逢運會，益爲激起。是卽所謂黑死疫 (Black Death) 是也，世人幾無噍類，其爲禍之烈，蓋未之前聞。伯理克里斯，馬卡斯與理略時代之大疫，以及查士丁尼格列高里諸人時代橫掃一時，而釀成倫巴人入據意大利之大疫，舉不足以方之焉。其始起於中亞南俄一帶，取道克里米亞及一熱那亞之海船以傳入熱那亞及西歐各地。又由亞美尼亞以傳佈於小亞細亞埃及及北非，一三四八年達於英國。相傳牛津大學學生染疫死者計三分之二；而英國全國人口羅其禍者在四分之一與二分之一之間。全歐之死亡人數甚大。據赫刻 (Hekker) 之估計，其總數達二千五百萬。其禍且東被於中國，據中國載籍所言，死亡蓋千三百萬人。中國之社會組織因之解體，河工棄而不講，於是水災屢起，田畝俱遭淹

沒〔1〕

〔1〕史塔里布拉斯博士(Dr. C. O. Stallybrass)謂此次大疫之抵中國，後於歐洲者蓋三四十年。阿拉伯旅行家伊賓拔都他(Ibn Batuta)者於一三三二年至一三四六年時曾游中國，其遇此疫，蓋在反大馬色之際。至於黑死疫蓋爲生於裏海附近跳鼠及其他齧齒類身上之一種風土病也。

人類至是乃不得不瀆憤釋嫌，尋求智識，互相提攜，以共抗此自然之黑暗勢力矣。黑死疫爲禍之烈，雖旭烈兀及帖木兒之殺戮，亦不足擬其萬一。格林(J. R. Green)述此有云，「黑死疫之流行也，以大市鎮爲甚，蓋汙穢無溝之街道實爲瘡癩發育之窟穴，曼尼爵士(Sir Walter Manny)爲倫敦市民購備之義塚卽後世卡圖興院(Charter House)之舊址，斯時委於其間之死屍數達五萬具以上。諾惠池(Norwich)人民之死亡者數以千計，而布里斯它爾(Bristol)則生者幾無力以葬死者焉。顧黑死疫之在鄉村其禍亦不下於市鎮，約克郡(Yorkshire)僧侶之死亡者過半，諾威池主教治下教區三之二易其居人。勞工組織完全失其常態，人手稀少，以至卽小佃戶欲墾闢其土地，亦未之能，地主減租值之半，方能留其農民，不致離其田疇任其荒蕪。當時幾有野無人耕之慨。時有人謂「當時牛羊遍於原野，嚼食五穀，竟無人出而牧之。」」

十四世紀農民之戰爭實起於上述之苦痛。是時人力百貨俱感不足，而擁厚資之住持，擁大地之地主，及貴族

富賈等均罔識經濟學上之法則，於天災流行之際，對於勞工仍復施其壓迫。若輩鑒於資財之日匱，田疇之日蕪，乃勢迫威脅以強人爲之工作，而傭值則了無增益，且禁其他適。一對於此種社會上之不平制度，在以前視爲天地經義者，至是遂受人之反抗。時英國有波爾約翰(John Ball)者，佈道民間，歷二十年(一三六〇年——一三八一年)，至是力抗教皇之諭，不畏囚繫，於肯德(Kent)教堂前之廣場中向士民爲驚心動魄之傳道，接近王宮之夫曼沙特(Folsard)遂證之爲肯德之狂僧，然其言實最足以代表貧民之呼聲。地主雖證之爲狂，然而天賦人權及生而平等之旨之在英國固以波爾之言爲最先矣。當時波爾於民間大聲疾呼曰：「凡爾良民聽者，使今世不百物歸諸公有，而仍聽佃奴與地主之存在者，則英國將永無寧日也。夫所謂貴族者果有何權自視爲勝於吾輩細民耶？其所以出此，果何所恃耶？使芸芸衆生皆同爲亞當夏娃之苗裔者，則彼等又焉得謂爲視吾輩細民爲勝耶？彼等以佃奴待吾人，其理由何在耶？假使吾輩細民不胼手胝足以爲之役者，則彼等又烏能如斯之窮奢極慾，以自樂耶？彼等則曳絨衣披毛裘，而吾輩乃鴟衣百結以自蔽。彼等飲醇醪，食香料與美味之麵包，而吾輩細民乃食麥餅乾草，飲水以果腹。彼等高樓華廈以棲身，無所事事以自樂，而吾輩細民則備嘗艱苦沐雨櫛風。然而彼等之克如斯者，皆賴吾輩及吾輩之辛勤耳。」當時民間曾有謠云：「亞當耕兮，夏娃織兮，袞袞貴人，誰將爲兮？」斯言也最可以見抨擊中古制度之精神，而波爾平等之主張，亦於此二語盡之矣。」(二)



吾輩細民備嘗艱苦沐雨櫛風

〔一〕一三八一年農民衝突之種因，凡在一九二〇年之作家莫不習知之。歐洲大亂，生產減低，結果勞動家及商人之收入增加。時英國農工之工資已增至百分之四十八，而一三五〇年及一三五一年之勞工條例乃欲迫之使反於一三四六年疫前時之工價與物價，而一三七八年之條例復欲禁止勞工之聯合，是皆不智之舉也。佃奴以失其近來所得之安樂，失望之餘，挺而走險，變亂遂起，夫壘沙特以在朝之眼光謂其因「常人之過於安樂」所致云。此外如禁止勞工之聯合，因增此輩之憤慨，下級教士之不堪教皇重稅而反抗，以及對於外人及地主之不悅，亦均為變亂之原因。其始興也，初與威克里夫無關。其在勒司特邑 (Leicestershire) 之勢力尤為微弱，英國其他自由派之教士被害者才一人耳。

一三八一年在髻齡之英王理查第二 (Richard II) 之前，叛黨領袖台勒耳 (Wat Tyler) 為倫敦政府尹所殺，於是英國之運動遂告衰歇。胡司黨人之共產運動實為此次變亂中之一部分。前乎此者尚有一三五八年法國之農民暴動 (Jacquerie)，農民揭竿而起，城堡居處，俱遭焚毀。其後更一百年，日耳曼又有農民戰爭之迭起。蓋始於十五世紀末葉。其經濟原因與宗級原因之混合較英國更為顯著。如再浸禮會派 (Anabaptist) 之亂，尤可概見。先是在一五二一年有三先知者始倡再浸禮會派於威丁堡 (Wittenberg)，至一五二五年而作亂。於一五三二年

至一五三五年間，暴徒盤據於威斯達發里亞（Westphalia）之蒙斯德（Münster）鎮，力謀實行其宗教上共產之理想。後為蒙斯德鎮之主教所圍，當被圍時，一種狂疾忽盛行於鎮中，相傳竟有食人之習，而有來丁（Leyden）某約翰者握權，遂自稱承大衛王之統緒，遵循大衛之惡德，而實行多妻之制。城既陷，主教遂以非刑拷鞠教中之首領，戮之市中，籠盛其分裂之肢體懸之禮拜堂塔上，詔示世界，意謂蒙斯德已恢復其莊嚴與秩序云……

十四十五世紀時，西歐諸國普通勞工之暴動，其嚴重為前史所未有。前此與之最近似者為波斯回教徒之共產運動。紀元後一千年前後諾爾曼曾有農民之叛，羅馬帝國末葉亦有農民揭竿為亂之事，然皆不甚烈也。十四五世紀之運動蓋為人類事業中一種新精神之表見，與原來文明區域佃奴與農民之毫無感覺，或羅馬資本家下田奴勞工之絕無希望者，迥然不同。凡此種種運動，每受慘酷之平息，然此種運動之本身固未嘗根本剷除也。文明金字塔之下層，反動之精神，蓋至今未息。作亂壓迫調和平靖之跡，史不絕書，顧競爭則至今未已。輝光燦爛於十八世紀末葉法國革命之際，復發動於十九世紀中葉及末葉，至於今日其成功蓋已多矣。十九世紀社會黨人之運動，特此種反亂之一端耳。

法德俄諸國勞工運動或偶有仇視基督教之傾向，然就大體而言，西方一般人之克自覺悟以反抗卑污勞苦之生活者，蓋與基督教之教義有密切之關係。世法平等之主張，或不為教會及教士所喜，然而教會之後，尚有不可磨滅之撒拉耶蘇人格在，故基督教之教士每散播自由與責任之種子於民間，使之萌芽生長於其地焉。

勞工之逐漸浮動以克自覺其為一階級而對於世界有所要求，蓋與學校大學之成立，印刷書籍之盛行，及科

學研究之發達同爲現代文明之特點，迥異於前此之人類社會，且就其成功而言，至今猶在變化未了之秋。謂爲胚胎固可，卽謂爲死亡可待亦無不可。一方面幸福與勞苦相互爲用之難題或可藉之而解決，以合人類靈魂之要求，一方面或竟遭大難，仍蹈羅馬之覆轍。一方面或能導社會於更安寧，更平衡之秩序中，一方面或將終於瓦解而代以另一種方法結合之人類社會，徵之前休，吾人現代之文明或如農人自空氣中取氮以腴田所得之收成而已；或則徒爲積累前人之成習，以便墾入土壤而得較良之物耳。凡斯種種問題皆爲歷史上之眞事實。此後吾人所述，悉覺其重要，迄於篇末，將如年終歲暮，綜合吾人之希望與恐懼，而不勝其憂疑之情矣。

第四節 紙之解放人心

當時歐洲自由討論之風因有印刷之書籍而益盛。自有東方傳入之紙，印刷術方有實用之可言。至於印書執倡其始，則至難究詰。然此乃一小問題，無關宏旨。就表面而論，則此事當歸功於荷蘭。一四四六年前哈連姆 (Haarlem) 地方有一人名科斯特 (Coster) 者，以活字印刷書籍。加騰堡 (Gutenberg) 在馬因斯 (Mainz) 印刷書籍，約在同時。意大利之印刷者始於一四六五年。卡克斯敦 (Caxton) 亦於一四七七年始設印刷局於韋斯敏斯德。然印刷術之部分應用，蓋遠在其前。十二世紀之鈔本其字首卽似用木活字印成云。

造紙一事，尤爲重要。卽謂歐洲再興之得力乎紙亦未爲過也。造紙之術，創始於中國，其應用蓋約在西元前之二世紀。當七五一年時，中國人進襲 撒馬爾罕 之 阿刺伯 回教徒，爲守者所敗，俘虜中有長於造紙者，回教徒遂傳其

術。九世紀以來之阿刺伯紙稿至今猶有存者。造紙術之傳入基督教國或經由希臘，或由於基督教徒克復西班牙時之佔得回教徒紙廠。唯當在基督教徒勢力之下時，西班牙造紙之業至爲衰替。十三世紀末造以前良紙名箋大都非歐洲所產，十三世紀而後，亦僅以意大利所產者爲佳。至十四世紀時，其術始傳入德國，逮本世紀末葉，產量方盛，爲值亦廉，刊印書籍者方得藉以侷利。印刷之業當然隨之而發達，智識生活亦因之而面目一新。人類智識之相傳不復如往古之祇爲涓滴，至是成爲滔滔之洪水，預其役者數以千萬計矣。

印刷業興盛後最初所生之結果，爲無數聖經之出現於人間。其次則爲課本價格之低落。讀書之知識驟然遍被於世。斯時不僅流行書籍爲數大有增加，卽其文字之顯明亦復使讀者易於誦習，易於領會。過日之後，卽可了然，初不如以前之字跡模糊，須沈思默想而後明也。讀書既易，故讀者亦增。書籍至是不復爲裝飾之具，亦不僅爲學者之祕笈。卽在常人亦開始著書。故至十四世紀而歐洲真正之文學以興。方言俗諺漸易以標準之意大利文英文及法文，後且有標準之德文焉。凡此種種，各於其本國成爲文學上之語言，斟酌損益，提鍊抉擇，以使之日卽於正嚴。迄於後來，卒能闡達玄理，與希臘拉丁文字無以異焉。

第五節 王侯之新教與民間之新教

今於本節略述十五六世紀時人類宗教觀念運動之概況。蓋欲明瞭十七十八兩世紀之政治史固必以此爲其先路也。

反對天主教會者有全然不同之二派；交錯互綜，至爲淆亂，吾人應加以辨別者也。教會至是對於王侯富家貴族已漸失其控制之能力；一般人之信仰亦復漸形喪失。宗教權威衰歇之影響在前一階級則對於教會之干涉，道德上之禁抑，無上尊嚴之要求，徵稅之權利，解除忠順義務之舉動等，皆不勝其厭恨。對於教會之權威及財產，不復尊重。王侯之反抗教會終中古之世而不已；顧至十六世紀教會始公然與其宿敵羅馬皇帝相勾結，教會予皇帝以助力，而皇帝則助教會以排除異端，各國王侯至是方亟亟謀脫離羅馬教會之羈軛而自立。然彼等之所以爲此者，亦因確見教會對於人類之所爲也。

各國王侯之反抗教會蓋非爲宗教關係，乃反對教會之政權耳。皇帝腓特烈第二之致書於其同輩，實斯舉之前驅也。至於人民之反抗教會則純爲宗教而發。其所反對者非教會之威勢也，乃爲其怯懦無能也。蓋人民所欲者爲正直無畏之教會能扶持若輩以反抗強梁之惡人。故其反抗教會之運動並非爲脫去宗教之束縛，乃欲得一更完美更廣大之宗教束縛耳。所冀者非爲減少束縛，乃爲增加束縛，唯必須爲真正之宗教束縛耳。其反對教皇也，非以其爲世界宗教之首領也，乃爲其不能爲首領也，爲其不能爲精神上之領袖反席豐履厚，驕奢淫佚，有同王侯也。故自十四世紀以降，歐洲競爭之形勢適成一三角形。王侯欲利用羣衆之勢力以抗教皇，願爲一己之威望起見，又不欲羣衆之勢力過鉅。教會則時時奔走於王侯之間，以求盟好，初不自悟所應恢復之同志，非王侯也，乃久已喪失之羣衆敬仰也。

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精神上及道德上之衝突，既有如是之三方面，故後來所起之宗教改革亦有三方面。有

王侯方面之宗教改革焉，其用意在於截止金錢之流入羅馬，得握道德上及教育上之權威，且佔有統轄境內之教會財產。有平民方面之宗教改革焉，意在使基督教成爲一種反抗不義之權威，對於強梁豪富之肆行非義，尤所痛恨。最後又有教會內部之宗教改革焉，阿栖栖之聖法蘭西士 (St. Francis of Assisi) 實爲其倡導者，謀恢復教會之美風，由之以恢復其威力焉。

王侯所欲之宗教改革，爲擯除教皇而以王侯代爲宗教上之領袖，及臣民良心上之制裁者。若輩並無意於解放臣民之精神，使有判斷之自由，蓋胡司黨人及再浸禮教派之往事，殷鑒不遠也；其志惟在建設受君主管理轄之國教而已。是故當英格蘭蘇格蘭挪威丹麥北日耳曼及波希米諸國脫離羅馬教皇而獨立時，諸國君主莫不兢兢業業，盡力以駕馭其運動。若輩所許之改革運動，以與羅馬教皇脫離關係爲限；如有逾越此種軌範而謀復反於古初耶穌之教旨或直詮聖經者，則皆在所必禁。英國國教 (Established Church) 卽爲新舊調和之最成功而最足爲代表者。儀節祭司，依然如故；所異者其組織集中於朝廷及冢宰，下級教士雖可偶抱反抗之思想，然欲努力上進以躋高位，則有所不能也。

至於平民所望之宗教改革，其精神與王侯之宗教改革迥異。波希米及日耳曼之民衆運動，上已述及。其運動較之王侯更爲誠篤，更爲沉毅，更爲煩雜，然其成功則不逮。夫篤信宗教之人能破壞一切傳統之教訓，挺然自立，而以一己之心靈良知爲依歸者，蓋亦鮮矣。此非大智大勇者不能爲也。是時歐洲人一般之趨勢在於奉新獲之聖經爲其旗幟，以與教會抗。如日耳曼之新教首領路德馬丁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尤爲如此。是時日耳曼

以及西歐諸邦之人士獲新譯新印之聖經，於是就福音書及利未記所羅門歌啓示錄等作中以研究基督教之教義。因之遂別生新奇之見解。覺其所言亦非遠人。然而人類之理性爲一強項之物，雖下決心，亦仍難免抉擇與批評之事。於是乃羣從聖經中取其良知之所贊同者，而置隱晦矛盾之處於不顧。故當時全歐諸國王侯建設新教會，時新教徒中每有飄然遠引不贊同此種宗教改革之方法者。卽所謂不遵國教教徒 (Nonconformists) 是也。內中派別複雜，了無所同，惟其反抗教皇或國家專尙權威之宗教，則頗爲一致耳。(一) 此輩多以聖經爲其鼓勵奮進之南針。然此種態度乃一時之策略而非持久之主張。近世不遵國教教徒已自原始崇拜聖經一進而趨於簡潔尙情之拿撒勒耶穌教訓云。不遵國教派及其他成派之基督教門戶紛歧而外，平等之信仰及博愛之衝動漸萌生。蔓長於近世文明之中，此實受基督教之賜，當歐洲教會不足以維繫人心之際，始克崛起與起者也。

〔一〕然日耳曼則無此派。參看本章第十一節乙。

茲再略述宗教改革之第三方面，卽教會內部之改革是也。教會內部之改革實始於十二三世紀多密尼派及法蘭西士派僧侶 (Black and Grey Friars) (見三十一章十三節) 發現之時。至十六世紀忽起一同樣之新勳力，是卽英尼哥羅佩司得累卡爾得 (Inigo Lopez de Recalde) 之建設耶穌會 (Society of Iessuits) 是也。氏之名在今日多稱之爲羅耀拉之聖易格內細阿 (St. Ignatius of Loyola) 云。

易格內細阿西班牙人也，生性堅毅而任俠，聰慧多智，喜爲勇敢艱險之事以炫人。其戀愛故事亦至爲離奇。當一五二一年，法人奪西班牙之判佩盧那（Pampeluna）於皇帝查理第五之手時，氏亦爲防守該鎮者之一人。敵傷其足，因而被俘。後足傷愈而復發，乃再斷之，手術繁複而痛苦，幾喪其生。乃受最後之儀節。人夜，氏遂立志改行，漸告痊愈，自覺將永爲殘廢之人。乃傾心於宗教事業。時則幻想有一貴婦人焉，彼將如何不顧一己之殘廢，努力爲驚人大事，以博其歡心；時又幻想己身爲基督之騎士。如是夢魂顛倒者積歷時日，某夜，氏謂當其輾轉不能成寐時，忽有一新貴婦人入其思潮之中；彼似見慈祥愷悌之聖母馬利（Blessed Virgin Mary）擁其子耶穌於懷。「因卽痛悔前非。」決不再念世間之婦人，立志一心效忠於聖母。遂籌謀爲大規模之參禮及寺院生活。

其最後宣誓之方法極足以見彼無愧爲魔俠傳中人之同胞。氏既復其精神，超乘入世，惘惘莫知所適，驟及軍器而外，他無長物，途中與一回教徒同行。談論之間，遂及於宗教。回教徒學問較佳，善辯，以游辭詆聖母馬利，頗有令人難於置對者。回教徒談論既勝，遂別易格內細阿而去。此效忠聖母之少年騎士羞憤之心交熾於中。尾此回教徒之後而殺之乎，抑仍行其參禮之事乎？殆躊躇莫能決。行行忽逢歧路，任驛所之。遂置回教徒於不問。往莽的塞拉特



羅權拉

(Montserrat) 附近曼累薩之本尼狄克丁寺 (Benedictine Abbey of Manresa) 效中古傳奇中所述高盧無敵英雄阿馬狄斯 (Amadis de Gaul) 之所爲，於聖母壇前爲徹夜之祈禱。以騾施於寺，以衣服捨之乞丐，置劍及匕首於壇上，更衣粗褐而蹈麻鞋。投宿於鄰近之旅店，立志苦修。齋戒不食者至歷一週之久。然後向聖地參禮。

自是飄泊流蕩者歷有年所，因思立一宗教騎士團，顧問知所以爲始。遂漸感不學之苦，是時異端裁判所 (Inquisition) 亦漸賞其所爲，乃禁其佈道，命其從事於學，至少以四年爲度。裁判所之殘忍專橫，爲世所詬病久矣，而其對此富感情豐想像之少年烈士，獨能與以同情，具見卓識。裁判所中人深知其幹練而有用，顧亦深知其不學無術之危險。於是氏乃學於薩拉曼加 (Salamanca) 巴黎及其他諸地。一五三八年授爲牧師。明年，其所夢想之團體成立，以軍隊之名名之曰『耶穌連』。直欲以軍隊組織所有之俠風及紀律移供宗教之用。此與近世英國之救世軍同其致也。

易格內細阿之創耶穌會，年已四十七，與少年時代判若兩人。較昔日效高盧阿馬狄斯於曼累薩爲長夜禱祝之荒謬少年，其聰明毅魄，已遠勝矣；而其新創以供教皇驅策之傳教及教育組織，威力之厚，爲教會中前此所未有。此輩教徒以其一身供教會之驅遣。中國明亡後基督教之復入，卽係耶穌會教士之力，傳教於印度北美之教徒亦以耶穌會中人爲巨擘。至其開化南美印地安土人之功績將另述之。顧其最大之成績在於提高天主教教育之標準。耶穌會之學校在基督教國家爲最良之學校者歷時頗久。故培根 (Lord Verulam, or Sir Francis Bacon) 有云：『關於教育一端……應商諸耶穌會之學校，蓋未有能及之者矣。』自有耶穌會之學校，而智慧之水平線爲

之提高，舊教歐洲之良知因之復振，而信奉新教之歐洲亦復受其激勵，爭相努力於教育事業……他日或將有新耶穌會者，不復傾心於教皇，而以盡瘁於人類爲事者矣。

是時適有特稜特之宗教大會，澄清教會之教義，改良教會之組織及紀律，教會之性質益爲之一變。斯會於一五四五年至一五六三年間先後開會於特稜特及波倫亞兩地，其救弊補偏使諸邦不再相繼攜貳，而脫離羅馬教皇者，其功蓋不在耶穌會下也。故羅馬教會內部之改革，其重要蓋不亞於新教教會之謀脫其母體而自立云。自斯而後，教會中無復有分裂可醜之事。唯教義日益褊狹，如格列高里大教皇（Gregory the Great）以及與格列高里第七及烏爾班第二（Urban II）等之一班教皇，或自英諾森第三（Innocent III）以下諸人，其理想之活潑亦不足使筆墨生色矣。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世界大戰實爲教皇難得之良機，爲教皇者正宜乘之以明切之辭大聲疾呼，求世界之遵行正義，人類大同，去褊狹之愛國熱忱，而爲人類求幸福。然而此種道德上之領袖竟無其人。教皇似仍依賴向來誠篤之哈布斯堡皇室而與共和之法國齟齬也。

第六節 科學之復甦

然讀者須知十四十五兩世紀時之重要知識活動，初不僅限於批評天主教會及天主教，以及聖經之刊究而已。凡此不過當時學術復興之際，最普遍最顯著之現象耳，非即學術界中最重要之事業也。在此思想及討論之後者，尙有其他精神上之發展，雖不能轟動一世，而其重要則有過之無不及。未有刻印之書籍以前，此種精神久已開

始，速有印刷而後，始大著於世。

吾人對於自由之智慧及探討明述之精神之初見於人類事業者已稍稍述及矣。其中樁柱科學知識而爲中流之砥柱者則亞理斯多德其人也。吾人並亦曾述及亞歷山大里亞之短期科學事業。自斯以降，歐洲及西亞宗教上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種種衝突，極其繁複，知識上之進步因之被阻。凡此諸地乃久屈於東方專制政體及宗教習俗之下。羅馬始行實業上之奴隸制度，終復棄之。第一次大資本制度之發達，卒因內部自腐而墮落紛擾，不可名狀。全歐皆入於不安之境。塞姆民族起而與雅利安民族相抗，而西亞埃及之希臘文化俱由阿拉伯文化起而代之。亞全部及歐洲之半均入蒙古人之手。至十二十三兩世紀時北歐民族之智慧方再奮鬪以求自見也。

自是，巴黎牛津波倫亞各大學中，哲學上之討論與時俱盛。就形式上視之，其所討論者多爲名學上之問題。討論之根據爲亞理斯多德之名學而非其學說之全部。他日阿拉伯文之亞氏著作經阿拉伯名哲亞味洛厄茲之注釋，譯成拉丁文後，亞氏之學乃漸明於世。除此種惡劣不備之亞理斯多德著作譯本而外，希臘其他哲學上之著作直至十五世紀西歐人始稍加誦讀。然與尙科學之亞氏有異，而富於創造之柏拉圖，則幾無所知。歐洲有希臘人之批評精神而無其創造之衝動。雖亦有新柏拉圖派之學者見知於世，然而新柏拉圖學派之與柏拉圖較之基督教科學之與基督蓋無以異也。

近世作家對於中古時代學院哲學家哲學上之討論每譏其徒疲精神絕無效果。是言也實爲不倫。斯時教會官吏蒙昧多忌，仇視異端，故哲學家之討論，不得不加意保留其學術上之形式。態度不明，故無大無畏之思想。其所

不敢言者，暗示之而已。然所討論者確爲根本重要之事物，蓋廓清糾正人類心理之缺憾，非有長時間之奮鬥不爲功，卽至今日，每有因昧於中世哲人所言而鑄成大錯者，尙比比焉。

人類心理常有一種自然之傾向，對於分類所據之異同喜爲浮辭，以爲物名既異，實必絕殊，物名苟同，實卽無別。分類之夸飾如斯，每至謬誤百出。今試就民族言之，「歐洲人」之於「亞洲人」幾視爲別一動物，而其視其他「歐洲人」也則率以爲其可敬可愛，與己無異。故自祖歐而仇亞。然讀吾書者當知名稱雖異，實則相同。所謂差別要不過二名所生之幻相耳。

中世之爭辯以唯實論家 (Realists) 與唯名論家 (Nominalists) 爲其主幹，願讀者須知中世所謂「唯實論」與近世唯實論之函義幾正相反。近世之唯實論家蓋爲主張一切唯物之人，而中世之唯實論家則頗與今日之唯理論家同其致，其視偶發之事蔑如也。流俗之見於類之重要每致夸辭，唯實論家所爲乃更有甚於此者。若輩以爲名亦有物，遍及之名詞，其實際皆爲實也。例如唯實論家主張世上果有一理想中之歐洲人，其真實遠過於各個歐洲人之上。故各個歐洲人者實此淵湛之真實之殘闕不全瑕疵百出之標本耳。唯名論家則不然，主張唯一之真實乃各個歐洲人，至於歐洲人一名詞，不過可以適用於任何歐洲人之一名而已，此外別無他意也。

夫哲學上之辯論，本性蔓衍支離，繁複多端，重之以心理之萬殊，故欲施壓抑，殆無更有難於此者。今之不習於哲學上之辯論者見上文所述唯實唯名二家之別，必卽躍然而起，以祖唯名論家。然而天下事不如是之簡，非一例可以盡之也，且吾人於此特擇一極端之例，以明之耳。名與類之價值與實性皆有不同。若謂名托馬斯者與名威廉

者之間有極深之差別，或謂其間尙別有一精純理想之托馬斯與威廉在，是固謬矣。然白種人與霍屯督族間，及有思想之人類（*Homo sapiens*）與內安得塔爾人（*Homo Neanderthalensis*）間，固可以有極深之差別也。復次，可愛之小獸與其他有用動物之類，其差別視習慣及其應用而定，相去甚微；至於貓犬之差，則甚大矣，雖一毛滴血，在顯微鏡中亦可發見其異點也。吾人苟明乎此，則於唯名論家對於名稱重要僅如標籤之說唾棄不顧之故，以及後來修正之唯名論家創科學研究，爲系統探討，以求事物上最重要最有效之眞爲分類之依據之故，俱可瞭然於心目中矣。

唯實論末流所至，遂爲武斷之教條，強暴無理之區分與判斷及嚴毅不可調解之態度，此蓋心理未經訓練者所必至之勢也。至於唯名論則始終趨向於相對之陳辭，對於各個實例，俱能加以試驗，以進於探討試驗及懷疑之途。

故在市場及日常生活之道上，常人對於教士之道德及公正，獨身主義之實行否及正當否，教皇重稅之正當否，俱致其懷疑之概；同時在神學範圍之內，則專心致志於變質問題，及彌撒禮中所用麵包及酒果有聖靈附於其中與否問題；在研討及講室之中，則對於平常天主教傳教方法之批評，亦爲之大進。吾人於此未能詳論阿伯拉德彼得（*Peter Abelard*, 1079—1142）亞柏塔馬格那（*Albertus Magnus*, 1193—1280）及阿奎那托馬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諸人在此種進程中之重要若何。要之諸人皆思依健全之理性以改革天主教，而向唯名論者也。振其餘緒而有所批評之可稱者當推鄧斯各脫斯（*Duns Scotus*, ?—1308）及英人奧坎

(Coccam, 1-1347) 二氏鄧氏蓋一牛津法蘭西士派教徒，就其思想之縝密及明察秋毫之態觀之，氏乃一蘇格蘭人也。斯二人者亦如亞味洛厄茲（見三十一章第八節）然，將神學與哲學之真理分而爲二。若輩置神學於崇高無上之境，然使之不能再爲研究之梗。鄧氏且宣稱上帝存在三位一體以及創造天地諸說，俱匪理性所可得而證明。至於奧氏對於此種區別爲更進一步之擁護，是蓋顯然自教條羈係之中以解放科學研究之精神也。斯二人既導其先路以闢自由之途徑，顧後人數典忘祖，甚至用斯各脫斯之名表示魯鈍之義，今日英文中「鄧斯」(Dunce)一字意指愚人，卽自此而來，亦不情甚矣。帕替孫教授 (Professor Pringle Patison) 有云：「卽至於今，奧坎雖仍爲一學院哲學之學者，然能予吾人以學院哲學精神存在之理由，此種精神倍根羅哲爾 (Roger Bacon) 早已懷抱之，至十五十六兩世紀時蓋尤盛云。」(1)

〔一〕見大英百科全書學院哲學條。

矯然獨立而以天才著稱者是爲倍根羅哲爾 (C. 1210—C. 1293) 英人也。氏爲牛津法蘭西士派中人，其爲人極足以代表英人之特性，生性易怒，躁急，誠摯而巧黠。其才智蓋超過當代二百年。泰羅 (Henry Osborn Taylor) 述之有云：(1)

「倍根之境遇蓋一學術上之悲劇，與古昔悲劇藝術之原理亦復相合；主角之性情偉大而高貴，然非盡無瑕

者，蓋不幸之結局必原諸性情，初非出自偶然也。氏逝世時，已垂垂老矣，其忠於真知，蓋終其身不改。其所探索之知識，受其教派之限制，故氏不幸成爲一離經叛道之徒；且氏又謬探當時流行之原理，遂致自壞其成就。然而氏之承受流俗之見固自承之；又因其主張引起同派僧侶猜疑之故，氏復任其桀傲不馴之性情，以多樹敵人。苟欲以其所抱之新觀念灌注於時人及在十三世紀時而欲免當世之迫害者，固非有善辯之妙舌及應變之才智不爲功。而培根之攻擊古今人，實至爲愚拙而不平。氏之生平事跡不甚可考，唯偶從其對己對人所發之隱喻得其一二而已；顧此區區者即欲從之構一小傳，亦尙嫌不足也。今唯知其誕生以後，曾就學於牛津；後之巴黎，研究實習於其間；復返牛津，爲一法蘭西士派教士；研究講學於牛津，爲本派所嫉，被遣之返巴黎，處於監視之下，曾獲教皇一函，後著其有名之三書；未幾復構難，被幽禁者數歲，釋出，以迄於死，自是身名俱沒，不爲世知者既歷五世紀，潛德幽光，始漸彰著云。」

(一) 見泰氏中世紀之精神 (The Medieval Mind)

氏所著有名之「三書」，率皆情辭激越，時鄰譏罵，然其所攻擊者純在當時之蒙昧無識，同時對於知識之如何增加，亦多所暗示。氏對於實驗之必要，及綜合之知識，主張甚力，顯具亞里斯多德之精神。「實驗，實驗」是即氏所反復倡導者也。顧氏以時人唯埋首伏案勤年矻矻以鑽研惡劣之拉丁文亞里斯多德著作譯本，不復應付顯著

之事實因深致不滿於亞氏，嘗以激越之辭言曰：「使余得爲所欲爲者，余將盡焚亞氏之書，蓋研究彼之著作，徒令人廢時失業，流傳謬種，以益其愚昧耳。」實則當時人對於此種令人憎厭之譯文，不務細讀，徒加崇拜，使亞里斯多德復生，將亦深表同情於倍根之言，而致其感慨於無已也。

倍根以懼羈囚之故，其書中常飾以虛辭，貌爲方正，然固曾以大聲詔示人類曰：「毋再伏處於教條權威之下矣；其一闕此大千世界！」依氏之說，愚昧之來源有四：崇威權，守成習，羣衆之無知，以及人性中驕縱不受訓誨之劣根性是也。苟能去此四者，則一有勢力之世界將廓然開朗，以顯於吾人之前矣——

「航海用之機器可以不勞舟子而航行，故矇矓巨艦以一人駕駛，即可航行江海，其速率較滿舟皆水手者尤大。車輛亦可不藉牲口以爲拽引，而自行運轉，如往古戰時之鑣車然。飛行之機器亦爲可能之事，人可坐於中央，撥動各種機關，於是人爲之翼即可鼓動空氣，如飛鳥。」

與坎及倍根羅哲爾者，歐洲自唯實論以向於實性大運動之前驅也。其間舊勢力亦曾一度反抗新唯名論之自然主義。一三三九年與坎之書被禁，唯名論亦然。後至一四七三年，尙有強迫巴黎教師宣誓以傳布唯實論之舉。顧時已遲暮，未克有成。至十六世紀時，書籍刊行，智慧增長，於是自武斷以進於試驗之勢，日形重要，而科學家之彼此合作，亦於焉以起。

終三十四兩世紀之世，試驗實物之事已漸增進，知識亦漸有增加，然彼此相關之進步，仍未之有也。所有事業大率各自爲政，不相爲謀。孤立考察之習慣自阿刺伯以傳入歐洲，而鍊丹術家所行私人秘密之研究亦復綦夥，

此在近代學者視之，固無足道也。鍊丹術家與當時之玻璃匠、金鵬匠，及藥用植物家、製藥師等相知最諳；彼等頗能窺探造物之祕奧，然囿於實用之觀念；其所求者非爲知識而爲權力；其所欲者爲自賤價之物以鍊金，求長生不死之藥，及其他種種幻夢而已。顧其研究所至，於毒藥染料、冶金諸術亦每偶有所得；發見各種折光之物，用遂進而製造透明之玻璃透鏡以及光學之器具；顧科學家雖言之諄諄，而好實利之人類仍復聽之藐藐，終不知爲知識而求知識之時，知識方予吾人以無量之賞賚也。卽在今日，世界用諸專門實用研究之金錢，其數猶在純粹科學之上。今日科學實驗室中之科學家，夢寐於專利及祕法者，猶居其半。吾輩常譏鍊丹術家，而不知吾輩之所爲，曾未稍勝；今日「實業家」之視研究，猶與鍊丹術等量而齊觀也。

與鍊丹術家關係甚密者是爲星占家，此輩亦一言實利者也。其研究星辰，乃所以示休咎，引人專事研究星辰之信仰及知識，此輩未之有也。

至十五世紀，培根、羅哲爾之觀念方於新知之中產生結果，而人類之眼界亦因之擴大。先是當十四世紀以來，疫癘迭至，社會大亂，迄十六世紀之初，始漸恢復，西歐一隅科學界之名人驟然輩出，光輝燦爛，超過希臘極盛之時。各國對於科學均有供獻，蓋科學之爲物固無國界之別也。

當此羣星燦爛之中，其最早最著者則佛羅棧斯人雷翁拿多（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其人也。氏於實性之視察，至爲神奇。氏爲一博物學家、解剖學家、工程學家，且亦爲一大藝術家。近世明瞭化石之真性（三）者，氏爲第一人焉。其觀察之紀錄，至今猶足驚人。氏且識機器飛騰事屬可行。此外偉人則有波蘭之哥伯尼

(Copernicus, 1473—1543) 對於天體運動始爲明瞭之剖析，謂地球乃繞日而行，云講學於布拉格大學之丹麥人布拉厄泰科 (Tycho Brahe, 1546—1601) 反對哥氏之說，然其對於天體運動之觀察乃大有造於其後，繼日耳曼人刻卜勒 (Kepler, 1571—1630) 其尤著者也。至於伽利略 伽利雷奧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則爲近世動力學之始祖。伽氏之前，世俱深信若此重於彼之倍數爲百，則其下降之速度亦如之。伽氏非之，顧不取乎世俗薦紳先生純以口辯致勝之態，而於披薩斜塔上以輕重不齊之二物下擲，以證其說，而駭腐儒焉。氏可謂爲始創望遠鏡，以推闡哥伯尼天文學說之人，然而教會斯時仍奮力以反抗光明，以爲果信地球較日爲微大者是藐視人類及基督教，而損害教皇之尊嚴也。時伽氏已達六十九歲，頹然一老人矣，懾於教會之淫威，不得已收回其學說，而復以地球爲宇宙不動之中心。是時十紅衣主教聚而會審，氏踞於前，此輩嚴厲之態，固可使真理望而却步也，氏遂將其所顛倒紊亂之造化，復爲之收拾補綴，反其故形。相傳氏既陳述取銷其學說之辭而後，匍匐而起喃喃自語曰：「然而其動也如故！」(Eppur si Muove) 云。

(二) 參閱第二章第一節末。

伽氏去世之年牛頓 (Newton, 1642—1727) 誕生。自有牛氏萬有引力之發明，而後今日星辰羅列之宇宙，乃完全明著於世界。其導引吾人，蓋綦遠矣。此外古人之足稱述者則有科爾拆斯德之吉爾柏特博士 (Dr. Gilbert

of Colchester, 1540—1603)。倍根羅哲爾始倡實驗之說，而吉氏則首先實行之者也。其著作研究電磁學者居多，他日英王詹姆士第一 (James I) 之家宰發盧蘭爵士倍根法蘭西士 (Francis Bacon, Lord Verulam, 1561—1626) 之學說即多得之於此。世稱倍根法蘭西士爲「實驗哲學之鼻祖」，然其對於科學發達之功績，言者率多夸辭。(四) 格列高里 (Sir R. A. Gregory) 以爲「氏非科學方法之鼻祖，乃其門徒耳」。氏對於科學之大功績爲其著作新大西洋洲 (The New Atlantic) 在「新大西洋洲一書中，倍根法蘭西士用理想之文筆建立一發明之宮，科學之祠，凡知識上之事業皆依最有效率之原則以組織之。」

〔四〕參閱格列高里之發見 (Gregory's Discovery) 第六章。

自有此種幻夢，遂引起倫敦王家學會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之成立，一六六二年，查理第二在位時得王室之核准，斯會之主旨及效用即在刊行。其組織頗足表示自古昔孤立探討之風一進而爲通力協作，從鍊丹術家祕密岑寂之研究進而爲近世科學生活中明白之報告與公開之討論。所謂真正之科學方法者，不信無徵之說，事事物物皆盡量予以嚴刻之試驗，公開無隱，不事壟斷而以溫厚和平之態，供其心得於世人，知識以外別無其他目的焉。

久無生氣之解剖學至哈維 (Harvey, 1578—1657) 明示血液循環之理而復興……不久又有荷蘭人雷

汝胡克 (Leeuwenhoek, 1632—1723) 者復創顯微鏡，而後生命之微元始漸可驗云。

自十五世紀以來至於今日，科學名家，與時俱增，爲力既聚，進步益猛，於是吾人對於宇宙之觀念大明，從而對於克制生活環境之力亦愈增，若上述諸人，不過滿天星斗中之最爲光輝燦爛者耳。

第七節 歐洲城市之新興

上述者爲中世紀科學研究復興之狀況，言之頗詳，蓋以此在人事中最爲重要者也。要而言之，倍根羅哲爾之重要遠非並時帝王所可同日而語。然當日之世界對於科學之研究講授以及鍊丹術家實驗室中所爲之足以變更人生狀況之活動，漫不加意。教會雖曾注意及之，然其爲此也，惟恐人之蔑視其主張耳。教會力主地球乃上帝創造之中心，教皇乃神命之世主。世人於此種要義更不得別有異議。然一旦伽利略聲明地球不動，彼教會中人便即欣然自足，無復他求；至於地球之果然旋轉一事，對之將生若何之結果，則不之問矣。

中世紀末葉，西歐社會上之本發展亦與知識上之發展同，同時並進。然而人類心靈對於事情之理解每較對於變化爲明瞭。雖流轉不息之變狀紛陳於前，顧爲成習所梏，輒不之省，此則古今人所同具之病也。

本書用意，在提要鉤玄，將歷史上之足以著明人類進展之序者加以表襮，其他史蹟雖光輝燦爛，動人視聽，然而不足以明此者，則不之及。吾人對於城市村鎮之逐漸發生，貿易及貨幣之復其勢力，法律習慣之重興，安全範圍之日益擴大，第一次十字軍至十六世紀間西歐私戰之漸息諸端，均應加以敘述。此外各國史上之大事不能一一

闡說也。如英格蘭王之屢圖征服蘇格蘭而自立爲法蘭西王，十二世紀時諾爾曼族英吉利人之插足於愛爾蘭而未能勘定，以及一、二、八二年威爾斯之與英王聯合諸事，俱不能詳述。英與蘇法之爭，亘中世紀而未息；有時蘇格蘭似將完全屈服於英之治下，而英王所據之法蘭西領土，幅員亦遠過於徒擁虛名之法王。英國史籍每誇稱此次對法之爭，視爲英人獨力以謀征服法國而幾於成功者然。實則此次戰事，始則藉比利時及巴維利亞 (Barbaria) 之助，繼復與法國強藩勃艮第共謀瓜分羽格卡佩 (Hugh Capet) 之世業耳。他如一、三、一、四、年蘇格蘭人之敗英格蘭人於班諾克本 (Bannockburn)，蘇格蘭民族英雄窩雷斯威廉 (William Wallace) 與羅伯布魯司 Robert the Bruce 以及法國克勒西 (Crecy, 1346)，波亞登 (Poitiers, 1356)，阿金庫爾 (Agincourt, 1415) 諸戰，在英人心目之中，皆若明星在天，輝光燦爛，實僅堅毅不屈之弓手於風和日煖之時，予法國甲士以重創之小戰耳；黑太子 (Black Prince) 及英格蘭享利第五，以及一、四、二、九、年至一、四、三、〇、年時奧爾良一奇女子約翰達克 (Joan of Arc, the Maid of Orleans) 慷慨奮起以驅英人出其宗邦，凡此種種史蹟，都無足重。此種國家大事，何國蔑有。此在歷史上蓋裝潢點綴之品，而非即歷史之本體也。王舍波蘭、俄羅斯、西班牙以及中國之歷史皆有同樣之故事，冒險之騎士，勇敢之公主，對於外寇之堅拒之類，比之西歐，可無多讓，容或過之。此外法王查理第七之子路易十一 (Louis XI of France 1461—1483) 之如何建立中央集權之王政，今亦不能一一備述。至於十三四世紀時，蒙古人傳火藥以入歐洲，於是諸國君主及依特新興都市以爲後盾之法律，對於中世紀初葉行同盜賊割據自恣之騎士及貴爵之保壘，竟能一鼓盪平，而中央大權因之日益鞏固。此事關係較大，當詳述之。在此數世紀

中歷史上野蠻好戰之貴族及武士漸歸滅絕教會之十字軍英國王朝之玫瑰戰爭以及其步兵軍隊中之長弓大箭，俱足以制此輩之死命，於是此輩乃漸易其本性以從事於懋遷焉。顧此輩在歐洲西南雖漸告絕跡，無復前日之盛，而日耳曼則餘孽猶存。卽至十六世紀，日耳曼之騎士猶以戰鬪爲其專業云。

十一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西歐各國奇麗之哥德式教堂寺院等建築到處興起，雲蒸霞蔚，光輝爛熳，而英法尤爲稱最。以有此種現象，於是良工巧匠先後輩出，而當其始則皆與教會有關也。意大利及西班牙自由優美之建築亦倂然興起，復見於世。始則多財之教會撐柱其事，繼則帝王富賈亦起而效之。

自十二世紀以來，歐洲商業大盛，於是都市之生活從之以生。如威尼斯及其附庸拉古薩 (Ragusa) 各府 (Corfu) 一地，熱那亞，味羅那 (Verona)，波倫亞，披薩 (Pisa)，佛羅棧斯，那不勒斯，米蘭，馬賽，里斯本，巴塞羅那 (Barcelona)，那旁 (Narbonne)，都爾 (Tours)，奧爾良，波爾多 (Bordeaux)，巴黎，根脫 (Ghent)，布拉革，部羅涅 (Boulogne)，倫敦，牛津，劍橋，掃桑波敦 (Southampton)，多維 (Dover)，安特衛普 (Antwerp)，漢堡 (Hamburg)，布勒門 (Bremen)，科倫 (Cologne)，馬因斯 (Mayence)，努連堡 (Nuremberg)，慕尼克 (Munich)，來比錫，馬德堡 (Magdeburg)，北勒斯勞 (Breslau)，斯德丁 (Stettin)，但澤 (Danzig)，哥尼斯堡 (Königsberg)，里加 (Riga)，北斯哥弗 (Pskof)，諾弗哥羅，維斯比 (Wisby) 及卑爾根 (Bergen) 諸市，其最著者也。

『當一四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間，德國西部諸城市，在今人視之，固不勝其簡陋，然實足以代表當時所有之成功……街衢則崎嶇狹隘，房屋則胥以木造，市民牲畜，率畜於室內，每晨城市牧人驅豬羣以向郊外，幾成爲城市』

生活之一部。一四八一年以後美因河畔法蘭克福 (Frankfurt-on-Main) 始禁故城中畜豬，然而新城及薩瑟霍 (Sachsenhausen) 則依然如故也。一五五六年禁制無效，至一六四五年來比錫城內牧豬業始告禁止。富庶之市民亦偶然從事於懋遷有無，此輩大都為擁有鉅產之地主；城垣之內，廣庭倉廩羅列其中。最富者輒建華屋，卽在今日猶令人艷羨不置。然至今則雖在稍古之都市中十五世紀之房屋，亦大都蕩然無存矣。唯巴薩拉 (Bacharach) 及密騰堡 (Miltenburg) 尙偶有一二木造樓房散見其間，猶可想見當時市民房屋體制之一斑。至於大多數之貧民，以求乞爲生，或藉微藝末技以餬其口；多居於郊外污穢茅舍之中，每以城垣爲其唯一之牆壁。豪富之家其室內之裝飾，自近世觀之，亦復至爲不備；哥德式之建築雖宜於教堂及市政廳，然不宜於華麗之點綴。迄學術復興，影響所及，住屋之安適爲之大增。

「十四十五兩世紀時，都市哥德式之教堂及市政廳遍佈於歐洲，至今蓋猶有用之者。堡壘則具有堅固之碉樓及城門，凡一市之富強，皆由此以窺見之。至今試觀十六世紀以來都市之圖畫，蓋莫不具有堡壘以資保障而示其尊嚴也。當時都市所爲之事，在今日多爲國家之責任。社會問題，每由都市行政及市政機關處理之。商業規則，由同業公所與議會協定之。貧民救恤之舉，則委諸教會，而保護市垣及設備必要之救火隊，則市議會之職責也。市議會常競競業業，不敢忘其社會職責，都市常平倉每能充實無闕，以備不虞。此種設備，十五世紀各都市皆有之。貨物出售，按價徵稅，其稅率可使工人能維持其生活而無憂，對於買者則予以貨實良好之保障。都市亦爲主要之資

本家；就其對於生活及遺產年金之賣出觀之，是又一銀行家而享有無限信用者也。而都市則從之而得建築堡壘

之資，或乘諸侯窮蹙無聊之際，從而取得自主之權。

歐洲都市大都爲完全獨立及半獨立之貴族共和政體。大部分允許以教會及帝王爲其共主。其他則或爲王國之一部分，或爲王公之首都。故其內部之自由，俱處於憲章保障之下。英國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德之皇城則與倫敦之城垣密邇，英王須行禮及獲特別之允許始可入內。至於完全獨立之威尼斯共和國，轄有若干附庸之島嶼及商港，與雅典共和無異。熱那亞亦爲一獨立之都市。他如多特蒙德 (Dortmund)，科倫，及自里加至荷蘭密德爾堡 (Middleburgh)一帶北海及波羅的海間之日耳曼諸市則彼此聯合，成爲同盟。以漢堡，布勒門及律伯克 (Lubeck)爲其盟主，是卽所謂漢撒同盟是也。唯其與羅馬帝國之關係，仍在若卽若離之間。同盟所轄都市，數逾七十，在諾弗哥羅，卑爾根，倫敦，及布魯日 (Bruges)諸地皆有其商場。時地中海及東方海上屢受海盜之害，而歐北則盜風大殺，蓋同盟之力也。東羅馬帝國末祿自十四世紀末葉至十五世紀初期土耳其人征服歐洲腹地以至一四五三年帝國之亡，要不過爲一君士坦丁堡都市，翼熱那亞，威尼斯無殊；唯多一腐敗之皇庭，是爲獨異耳。

中世紀後期都市生活光輝燦爛發達最盛之地是爲意大利。當十三世紀霍亨斯陶皇室既衰，日耳曼諸帝雖至一五三〇年左右查理第五之時，猶加冕爲意大利之王與帝，然中部及北部神聖羅馬帝國之威勢，已就衰弱矣。獨立之都市紛然興起於教皇首都羅馬之北。至於南意大利及西西利則仍在異族羈絆之下。當時熱那亞，威尼斯俱爲通商大埠，其宏大之宮殿，名貴之繪畫，至今猶令人稱賞不置。聖哥忒德徑 (St. Gothard)下之米蘭復躋於富強之域。內部則佛羅梭斯爲商業財政之中心，至十五世紀麥弟奇族 (Medici)當國之時，無異伯里克理

斯黃金時代之再見焉。然在麥弟奇族之前，佛羅棧斯即已產生無數優美之藝術。如喬托 (Giotto, 1266—1377) 之塔，及布魯涅勒斯科 (Brunellesco, 1377—1446) 之禮拜堂 (Duomo) 早已建成。至十四世紀末葉，佛羅棧斯遂成爲古代藝術重光之地，及模仿古昔之中心 (是即狹義的文藝復興也)。唯在歷史上藝術不過爲一種點綴之具，非創造之物，與哲學思想及科學發明有異，故本書於利皮腓力 (Filippo Lippi)，波提拆利 (Botticelli)，多拿的羅 (Donatello, ?—1466)，雷翁拿多得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579)，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1475—1564)，及拉飛耳 (Raphael, ?—1520) 諸人藝術發展之情形，俱不贅述。至於雷翁拿多科學上之思想，則前已述及矣。

第八節 歷史上美洲之出現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此後一百年間土耳其之進逼歐洲，無時或息。當伯里克里斯時，蒙古人與雅利安人以帕米爾高原爲二族之天限，至是乃移而至於匈牙利。君士坦丁堡久已成爲土屬巴爾幹半島中基督教之孤嶼。君士坦丁堡既陷，東西貿易之通路遂絕。

地中海岸威尼斯及熱那亞二地互爲勁敵，而威尼斯與土耳其人之交往較密。於是地中海商業遂爲所壟斷。熱那亞聰慧之航海家見而大憤，汲汲思別尋直通地中海或屈曲環繞之新道，以與之競。用有新民族起，從事航海貿易，以行代新各口吏之女，因某則從新各，以登某王之行易。而葡萄牙人遂開始發展大西洋沿岸之貿易。自羅

馬屠戮迦太基人而後，大西洋至是始復告昭蘇。然在一五七一年勒頗多戰役以前，西歐人進展以達大西洋中，究係自動之舉乎，抑爲土耳其人所逼使然乎，是固未能定也。威尼斯及熱那亞之商船漸進而至於安特衛普，而漢撒都市之航海家則南下以擴張其航路。航海術及造船業亦因而進步。顧在地中海可施機槳，以沿岸航行。至於大西洋及北海則風濤險惡，沿海航行爲事至險。大海中帆船之爲用較大，在十四十五兩世紀時，似多藉助於羅針及星斗也。

十三世紀時，漢撒商人即已自卑爾根啓碇橫渡灰暗寒冷之北海以與冰洲之北蠻爲定期之貿易。冰洲中人已知格林蘭，而冒險之士且更於此外得一新地，名曰焚蘭（Vinland），相傳其地氣候溫和，如願與世人隔絕者，可卜居於其地云。自今考之，焚蘭一地，當爲北美之諾法斯科細亞（Nova Scotia），或即新英格蘭（New England）也。

十五世紀時歐洲各國之商人俱思別覓新路，以通東方。葡萄牙人用謀繞行非洲，以達印度，實則此事埃及及王尼科（Pharaoh Necho）早已解決之矣，而葡萄牙人尙未之知也。其海舶於一四四五年遵昔日漢諾之舊道向威德角（Cape Verde）以行。西向達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馬得拉（Madeira），及亞速爾羣島（Azores）。此種航行在當時已可謂遙遠。一四八六年葡萄牙人地亞士（Diaz）報告謂已繞過南非……

時熱那亞有哥倫布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Columbus）者，再三思索，以爲可以橫渡大西洋而西，此在今日，固顯而易知，然在十五世紀則已聳動一世之耳目矣。斯時無人知尙別有一大陸曰美洲者。地球爲一球形，哥倫

布固已審知，顧未能得其面積之實；氏讀馬哥孛羅遊記，震於其所言亞洲面積之碩大無朋，遂以為產金之日本當在今日墨西哥所在地。遂於大西洋中屢試航行，曾至冰洲，或當並聞焚蘭之名，用益增其奮往之忱。於是駛征帆以向落日，乃成其終身所抱之目的焉。氏家無擔石之儲，或謂氏乃一破產者，於是其唯一得船之法乃為尋一能信托而以駕駛之責委之之人。用始謁葡萄牙王約翰第二 (King John II) 王聆其辭，故予留難，而暗中乃別遣一純粹葡萄牙人之遠航艦隊。唯其詭譎終至失敗；船員謀叛，船長大懼，喪膽而回。時一四八三年也。哥倫布遂去之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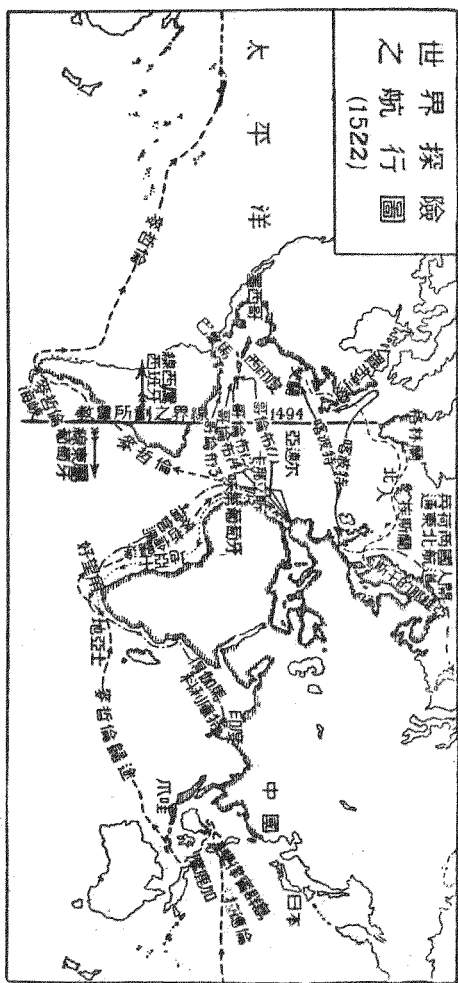
當哥氏之始至也，船勢俱無所得。時西班牙正在攻襲回教徒在西歐最後之根據地格拉那達 (Granada)。當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時，西班牙大部分已為基督教徒所恢復；後基督教之行動又稍止；至是亞拉岡之腓迪南 (Ferdinand of Aragon) 與卡斯提爾之伊薩伯拉 (Isabella of Castile) 結婚，統一西班牙，遂乘之從事於征服全境之計畫。哥倫布見西班牙之援助無望，因遣其弟巴托倫繆 (Bartholomew) 至英格蘭進謁英王亨利第七 (Henry VII)，願狡黠之英王初不之理。迄一四九二年，格拉那達陷落，哥氏以保羅市 (Palos) 數商人之助，始克造海船三艘；中惟散他馬利亞 (Santa Maria) 一艘載重可百噸，上有掩蔽，其他則載重五十噸之敞船耳。

此次遠航之小隊僅八十八人，南駛至加那列羣島，然後由之以折入浩無涯涘之大洋，時天日晴明，且有順風為助。

此二月又九日之長行，頗應詳加紀述。當其始航，水手疑懼萬狀，深恐大海茫茫，一去不返。後忽見飛鳥繼又獲

人工製成之棒及帶奇果之樹枝，始為之稍慰。逮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一日夜十時哥倫布忽觀遠方之火光；翌晨乃見陸地，曙色朦朧之間，哥倫布遂登新大陸岸而樹以西班牙之王幟焉……

至一四九三年初，哥倫布載黃金棉花珍禽異獸之屬反歐洲，並攜二文身之印地安人以備領洗。斯行初未見所謂日本，顧以為其所得者乃印度，因名之為西印度羣島（West Indies）。是歲哥氏復以海船十七艘及千五百人往，教皇並許以新地歸諸西班牙王室。



至於哥氏爲新殖民地總督及後來以罪琅璫入獄諸事，今俱不贅述。唯自斯未幾，西班牙之探險家接踵而往，以從事於墾闢新地。顯可異者則哥倫布至死尙未知其所發見者爲一新大陸；自信已環航世界以達亞洲云。

哥倫布發見新地之消息既遍傳西歐，於是人心爲之大動。用復激起葡萄牙人取道南非以遠航印度之雄心。一四九七年發斯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自里斯本航海以至贊稷巴 (Zanzibar)，自斯挾一阿刺伯舟師渡印度洋以至印度之科利庫特 (Calicut)。一五一五年葡萄牙之海船至爪哇及麻鹿加 (Moluccas) 一帶。一五一九年有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 (Magellan) 者，受西班牙政府之雇，沿南美南端海岸航行，橫截風濤險惡之麥哲倫海峽 (Strait of Magellan) 而達太平洋，然當西班牙探險家橫經巴拿馬地峽 (Isthmus of Panama) 時，蓋卽已窺見此波平浪靜之太平洋矣。

麥哲倫既至太平洋，復繼續西航。斯行之雄偉蓋尤過於哥倫布；麥哲倫橫越此浩無涯際之大洋，歷時九十八日，天水浩渺，所得見者唯二荒嶼而已。水手羣患血枯之症，船中淡水所餘無幾，食物唯存惡劣腐敗之餅乾。遂獵鼠嚼革，強吞鋸屑，以支殘生。未幾遠征隊抵拉德倫羣島 (Ladrones)。發見斐律賓羣島 (Philippines)，而麥哲倫以與土人相戰，爲其所害。其他同罹慘劫之船長亦有數人。當一五一九年八月麥哲倫發船時，凡有海船五艘，共二百八十八人；至一五二二年，海船僅維多利亞一艘與水手三十一人得迴帆大西洋，歸泊瓜得爾基末 (Guadalquivir) 河口之塞維爾 (Seville) 海口。環航地球之船舶，蓋以此爲第一艘矣。

易不甚關心。逮既投身其中，則又效麥哲倫之航南美轉而圖環航北美，又學發斯科達伽馬之環航南非而謀繞行北亞。然此二舉皆以天然之障礙而失敗。葡萄牙西班牙之經營美洲及東方先於英法荷蘭者凡五十年。而日耳曼則未之或動。斯時西班牙王卽爲日耳曼皇帝，而教皇又特許以美洲爲西班牙及卡斯提爾所獨有；禁嚮所在，日耳曼及荷蘭對於美洲遂無染指之餘地。至於漢撒諸都市則爲半獨立之共和國；無帝王以爲之後盾，內部又無聯絡，自不足以從事於此種大規模之大洋探檢也。當西方列強羣相從事於大洋中貿易上競爭之日，正日耳曼大受戰禍之時，此寧獨日耳曼之不幸，抑亦世界之不幸也；其梗概將略述於後。

終十六世紀之世，卡斯提爾之幸運，漸爲歐洲所妒羨。新世界蘊藏無量之金銀，殖民事業之前途又復至爲無量。重以教皇所許，故百物俱歸所有。時歐洲人對於新世界方不勝其豔羨，而羅馬教廷又許以威德角羣島西三百七十海里以西之地予西班牙，其東則皆以予葡萄牙。

當西班牙人之始至美洲，所遇者不過獠獠狢狢之蒙古種野人 (*Mongoloid*)。是中且多食人之蠻族。所惜當時歐人之始至美洲者乃爲不重學問之西班牙人，孜孜矻矻，唯以求黃金爲務，滿懷新近宗教戰爭之心胸，了無科學上之情趣，是誠科學界之大不幸也。彼等對於美洲原始民族固有之方法及觀念未嘗爲學理上之考察。唯屠之掠之，擄以爲奴，強之從教而已；至於土人之風俗習慣如何消滅如何變化則不之顧也。正如英國人在塔斯馬尼亞 (*Tasmania*) 槍殺世界上最後之新石器時代民族，且置毒藥於肉中以誘害之，其破壞鹵莽之處，西班牙人蓋無遜色云。

美洲內部大都為草原。游牧民族所資以生活者，率屬今已絕迹之水牛。就其生活之狀態，藻飾粉繪之衣物，自由塗抹之繪畫，以及其一般身體上之特點觀之，住居草原之印地安人頗與歐洲索留特爾時代後石器時期人類

(Later Paleolithic men of

Solutrean age) 近似。唯印地安人

無馬。彼等之文明程度似與其先世

始遷美洲之時，無甚出入。亦知用金

屬，本地所產之銅用之尤廣，顯鐵之

為用則尚未之知。西班牙人既侵入

美洲大陸，搜勦襲擊，於是乃有二種

不同之文明系統橫遭浩劫，是二種

文明之在美洲，其發展蓋與舊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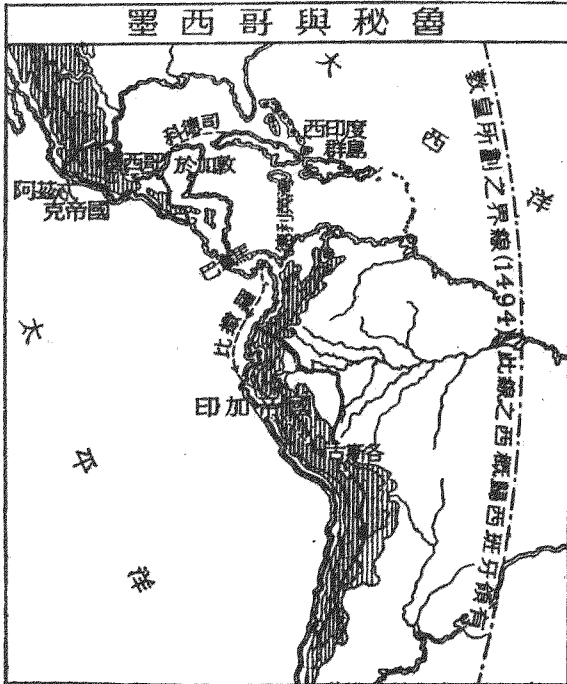
所有之文明系統截然無關云。一為

墨西哥之阿茲忒克(Aztec)文明，

一則祕魯之文明。其起源當出於日

石時代之文明，自地中海四周發祥

墨西哥與秘魯



之地獨木之小舟，渡太平洋之諸島，逐漸前進，積累歲月，以達於美洲。至其發展情形之奇特，已略述於上。美洲此輩文明民族，遵其一己之軌道發展所至之程度，蓋約與埃及諸王朝以前及蘇馬連初期之文明相當。阿茲忒克及祕魯文明之前，尚有最古之文明，唯此或則爲其後繼者所毀，或則喪於自腐，已不可考矣。

阿茲忒克爲一文明較遲而長於征伐之民族，受治者乃爲一較開明之社會，其地位蓋與雅利安人之入據希臘及北印者相同。其宗教仍不脫原始複雜殘忍之習，人祭食人之儀節仍頗重要。其心理常紛擾於罪惡之觀念，覺須以血贖其愆咎。

阿茲忒克之文明爲科德司(Cortez)所率之探險隊所毀滅。科氏率海船十一艘，歐人四百，印地安人二百，馬十六匹，砲十四門。軍行至於加敦時，忽獲一迷途之西班牙人，此人曾爲印地安人之俘虜者有年，略明數種印地安語，知阿茲忒克之政府頗爲臣下所不喜。科氏遂與此輩締盟，逾越萬山，於一五一九年長驅以入墨西哥山谷。至其如何進窺墨西哥，如何墨西哥人喜西班牙人之至，而弑其王蒙提緝馬(Montezuma)，如何科德司被困於墨西哥，及其喪失戰馬而逃至海濱，危機一髮之際，如何復能反戈以戡定全境諸事，皆至爲奇離有趣。顧本書於此，無暇備述也。今日墨西哥之人民，猶多土著，唯其固有之語言則已代之以西班牙語，而其現存之文化，亦爲天主教及西班牙之文化矣。

祕魯則爲比撒羅(Pizarro)所滅，其文明狀況，較爲奇異。比氏以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人之遠征隊，於一五三〇年自巴拿馬地峽起旋。初亦如科德司然，利用土人不滿其政府之心，以滅其國家。亦曾如科德司然，挾制祕魯

印加王族 (Incas) 令其徒擁虛名而已則握其政柄。至其後來土人反叛之失敗，西班牙援軍之來自墨西哥，及秘魯之夷爲西班牙一省諸紛亂之狀，茲不詳述。至於除葡萄牙人仍克保其巴西而外，西班牙人如何擴張其勢力於美洲其他諸地之情形，今亦不能具贅。言其大概，要不外乎冒險家及殘暴劫掠之故事而已。西班牙人每處遇土人，又復自起內訌，蓋離西班牙之法律與秩序皆甚相遠也。日久之後混亂征服之狀方去而安定之政府漸生。然美洲秩序尙未建設以前，其所產金銀久已源源流入西班牙政府及人民之手矣。

西班牙人大肆劫略之後，乃從事於場圃舉開礦。新世界中勞工之困難於是乎始。初以印地安人爲奴隸，待遇苛待，至爲不平；幸而爲西班牙之尊榮計，其間亦有對此加以非難者。時有多密尼派僧侶曰拉斯卡茲 (Las Casas) 者，初亦營場圃蓄奴之事業於古巴，後受良心上之譴責，遂棄而不爲，一變而爲土人之保護者。至於自非洲西部輸入黑奴以至美洲之舉，亦始於十六世紀之初葉。稍稍衰歇而後，墨西哥、巴西、西班牙屬南美洲，遂逐漸發展而成爲一蓄奴隸富生產之地云……

至於法蘭西士派及耶穌會派教士相繼開化南美之事業若何，今不之述……

西班牙因此遂暫時稱雄於世界。然而其興也忽焉。十一世紀以降，此磽瘠崎嶇之半島即已分裂互訌，基督教民族與回教徒時起齟齬；後乃突成統一之邦而獲收發見美洲最初之效。前乎此，西班牙固一貧國也，即至今日，其貧猶依然如故，惟恃礦產爲其獨有之富源。顧以美洲所產之金銀爲其獨佔之故，於是雄視宇內者蓋歷百年。時歐洲中部及東部猶處於土耳其人及蒙古人聲威之下；而美洲之發見，即爲土耳其人侵歐洲之結果也；以有蒙古人

種所發明之羅盤及紙，重以亞洲旅行與對於東亞之富庶及文明之知識漸增，交盪互激，遂有此大西洋邊緣（Atlantic fringe）精神上物質上及社會上之奇葩怒發，以顯於世焉。隨西葡二國而起者，有法英荷蘭相繼從事於領土擴張，爭雄海上。歐洲史上之興趣，昔日集中於近東者，今乃自阿爾卑斯山及地中海方面移轉，以至於大西洋。由是土耳其帝國，中亞，中國諸國爲歐洲史家所不注意者，歷數百年。然而世界之中心區域，依然不失其爲中心，其地之治亂安危，固人類永久和平所不可或闕者也。

第九節 馬基雅弗利理想中之世界

十四十五兩世紀時，歐洲因有科學之發達，新世界之發見，紙及印刷術之發明及知識之廣播，以及人類對於自由平等之新要求諸端，歐洲人之觀念因之解放擴大，在政治上頗生影響，今且述其梗概。然是種種之影響於指揮人事之帝王朝廷心理上者，果何若耶？吾人曾已述及天主教對於人類精神如何漸失其裁制之力。時惟西班牙人經長期之宗教戰爭，方戰勝回教徒，故對於教會獨具熱忱。以土耳其人之武功甚盛，世界之日就擴大，於是混一六合之羅馬帝國漸失其威嚴。往古歐洲精神上及實際上之結構，至是漸就破裂。然則當此除舊佈新之際，公侯帝王果何以自處乎？

是時英國最有興趣之趨勢，是爲政治上新法之發生，即國會政治是也。其後來遍布寰區之情，本書行將述及。然在十六世紀時，則世人固多不之識也。

當時專制君王日記之傳至今日者甚少；蓋君主之與率真，二者原不相容；君主專制之本身即無異登場之傀儡。故史家不能不盡其心智以測此輩頭加王冕者腦中所儲爲何物。而帝王心理每隨時代以變遷。是時有一才智傑出之士曾致力討究十五世紀末年之王道，其著作至今猶存。此才智傑出之士即佛羅梭薩之馬基雅弗利尼科羅（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其人也。馬氏系出名門，家產尙富，年二十五，供職於佛羅梭薩共和國。供職共和國外交部者凡十八載，屢爲使臣，一五〇〇年乘使節至法蘭西。當一五〇二年至一五一二年間，氏蓋爲佛羅梭薩共和國終身總統東德里尼（Soderini）之右臂。助之重組佛羅梭薩軍隊，爲終身總統預草演辭，馬氏實無異佛羅梭薩之元首也。東德里尼本倚法蘭西人爲長城者，嗣麥弟奇族以西班牙人之助顛覆東氏，馬氏雖思回身以事新主，然終爲所棄。遂移居於距佛羅梭薩十二哩聖卡息亞諾（San Casciano）附近之別業，於是或則蒐集故實著爲荒誕之故事，以致羅馬之友人，或則對於不復置身其中之意大利政治寄之著述。馬哥字羅以淪於縲絏而著遊記，馬基雅弗利亦以名場失意，幽居以著述遣愁，遂有霸術（Princee）佛羅梭薩史（Florentine History）及戰術（The Art of War）諸作垂諸來葉。

馬氏諸書不朽之價值在其能將當時統治階級心理之狀態及範圍，明示吾人。其所描述之情形蓋即其個人語也。彼對於此輩事業能予以更銳敏之觀察，故此輩事業因之益爲顯著焉。

馬氏曾以特使之資格居於發楞泰諾公爵波耳查凱撒（Caesar Borgia, the Duke of Valentino, 1476—1507）之營中者數月，對於公爵之狡獪，殘暴，勇敢，野心，異常感動。霸術一書即此閃爍生光之理想人才也。波耳查

者教皇亞歷山大第六波耳查洛得里果 (Pope Alexander VI, Roderigo Borgia, 1492—1503) 之子也。讀者於此或將大詫以爲教皇安得有子，則當知斯人者乃宗教改革以前之教皇耳。斯時之教皇已陷於道德解放之境，亞歷山大既爲僧侶宣稱不娶，然此不足以阻其公然與一不嫁之妻同居，且盡用其教會之富源以增其家庭之勢力者也。卽在當時，凱撒已足稱爲狂悖之少年，暫齡時卽謀弑其長兄，戕其妹劉克里齊亞 (Theresia) 之夫。其他遭其欺弄而被殺者亦復不鮮。當馬氏往謁時，凱撒藉其父勢，擁有土地爲中部意大利之公爵。凱撒不長於戰陣，願治國之才則頗爲幹練。然其顯耀不過一時。其父既卒，其勢力遂同氣泡，一刺卽沒。其故馬氏尙未之知也。然吾人對於凱撒之所以津津樂道之者，蓋以其能實現馬氏理想中卓越成功之王侯故也。

說者譽馬氏政治上之著作，以爲其背面實函有廣大高尚之思想者亦已衆矣，然使善疑之讀者唯誦其所述而不旁鶩於幻想，則對於馬氏必不能熱心。馬氏顯然不信正義以及統治世界或在人心中之上帝，卽於人類良知之威力亦莫之知。烏托邦中世界人類之大同以及實現天國之企圖，皆不足爲馬氏道也。馬氏之見，以爲握權勢，滿私欲，報仇恨，傲然以自得於世，是乃人類之大欲，唯王者爲能得此耳。馬氏自感懦弱，故一己不欲作此夢想，然甚思輔弼王侯，勉躋斯境，而已則預其榮光。且可使王侯不能須臾離其人焉。彼自命爲深究王霸之術之專家。東得里尼之亡，彼蓋與有力焉。既爲麥弟奇族所擯絕，無復伴食朝廷之望，遂著此狡獪之書，以示王侯之失此慧僕，其失策爲何如也。馬氏主要之思想在其政治上之供獻，卽適用於常人之道德制裁，不能用以束縛王侯是也。

此外亦有人以馬氏爲富於愛國心者，蓋斯時意大利爲土耳其人所侵陵，幸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之死方得

免於亡，而法西二國又復以意大利爲戰場，視若無人之境，馬氏力主意大利亟宜統一以臻富強；然馬氏之語此也，非真爲國也，以爲是乃王侯之一良機耳。其主張練國民軍也，蓋亦鑒於意大利戰時雇用外族傭兵之無用耳。以爲此種軍隊無論何時，苟能予以稍優之餉糈即可倒戈相向。馬氏深爲瑞士民兵戰勝米蘭人（Milanes）之舉所動，然瑞士之勝利原於自由精神，則了未窺其秘也。氏於民族所以自由偉大之故蓋可謂生而盲目者矣。

然此道德上盲目之人乃生於道德上盲目時代之小世界中。馬氏所有之思想顯即當時朝廷上之思想。帝國墜類，教會衰敗之後，新國王侯乘運代興，而隱於此輩王侯之後者，蓋皆馬基雅弗利之流亞也。如英國亨利第八之冢宰克林威爾（Cromwell）自英王脫離羅馬教皇而後，視霸術一書爲枕中鴻寶，卽其例也。逮王侯之聰慧日增，於是亦一變而爲馬基雅弗利。常思凌駕他人，劫弱滅敵，以圖快於一時。此外，人類更遠更大之前途則非其思慮之所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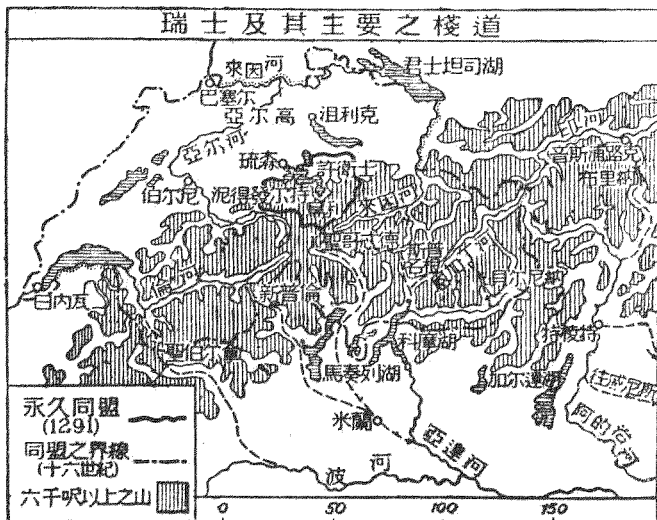
第十節 瑞士共和國

斯時深引馬基雅弗利注意之瑞士民兵乃脫然於歐洲王侯之系統以外是誠可以玩索者也。瑞士在名義上初隸屬於神聖羅馬帝國，歷時蓋數百年，至一四九九年竟公然成爲共和國，於是歐洲制度之中心乃有由各自由邦聯合而成之瑞士同盟崛起於其間。先是當十三世紀初，琉森湖（Lake Lucerne）畔三流域之農民脫離統治

壓人民之哈布斯堡城堡遂爲許衛士(Schwyz)人所焚；今其遺址猶可見也。

時哈布斯堡皇室方興未艾；屬地采邑遍於日耳曼全境；一二七三年霍亨斯陶萊皇祚既絕，哈布斯堡之路得福(Rudolf)遂被舉爲日耳曼皇帝，後遂成爲世襲焉。顧烏利(Uri)，許衛士，及溫忒發爾登(Unterswalden)之人民初不願處於哈布斯堡皇室統治之下，用於一二九一年起而結永久同盟之約，自是而後因山自守，始則爲帝國中一自由之分子，終竟成爲絕對獨立之同盟。此中威廉退爾(William Tell)英勇之事蹟，以及同盟疆域逐漸擴展以有今日之情形，今不具述。其他操羅馬語意大利語及法語之各流域相繼加入此勇悍狹小之共和團體。日內瓦之紅十字旗於是成爲戰爭中國際人道之標識。而瑞士優美儉樸之城市漸成自由人遁逃之藪云。

瑞士及其主要之棧道



第十一節甲 皇帝查理第五傳略

歷史上之人物無論其爲善爲惡，要皆自有其超越常流之特性。顧於一五〇〇年時，生於比利時之根脫有一人焉，才智不異於衆人，賦性復至爲沈鬱，其母爲一精神衰弱之人，以國家之故而出嫁者，後來，竟成爲歐洲一時之重心，是則非其過矣。史家於彼，不得不與赫赫偉人如亞歷山大，查理大帝，及腓特烈第二諸人等量齊觀。是卽皇帝查理第五是已，世人至有謂查理大帝而後，歐洲名王無有能過之者。此種鏡花水月之偉大皆其祖父馬克西米連第一 (Maximilian I, 1459—1519) 婚姻政策之結果也。

夫皇室之能一躍以躋於世界列強之林者，其道或由於武功，或恃乎譎詭，而哈布斯堡皇室則端賴婚姻。馬克西米連憑藉哈布斯堡之遺產，領有奧地利亞，士的里亞 (Slyria)，亞爾薩斯 (Alsace) 之一部及其他諸地，以興起其事業；先後娶於荷蘭及勃艮第 (皇后之名，則瑣屑不足道矣)。逮其妻既逝，勃艮第之封地失其大半，然領有荷蘭如故也。後又謀娶於布勒塔尼 (Britanny)，而不成。一四九三年繼其父腓特烈第三爲皇帝，遂娶於米蘭公國。後乃命其子娶斐迪南及伊薩伯拉所育精神衰弱之女，此處之斐迪南及伊薩伯拉卽哥倫布之王后也，斯時不僅轄有新告統一之西班牙，撒地尼亞，及兩西西里王國，且以教皇對於卡斯提爾之特賜，其版圖且遠及於巴西以西之美洲焉。查理既繼承先業，領有美洲之大部分，及末遭土耳其人蹂躪之歐洲領土三分之二。查理之父薨於一五〇六年，馬克西米連遂極力營謀，以嗣其係之當選爲皇帝。

一五〇六年查理

入承荷蘭大統；一五一

六年其外祖父斐迪南

既逝，母復懦弱無能，於

是查理遂統有西班牙

之領土。一五一九年其

祖父馬克西米連薨，一

五二〇年被選為皇帝，

時年才二十也。

時法蘭西王法蘭

西士第一 (Francis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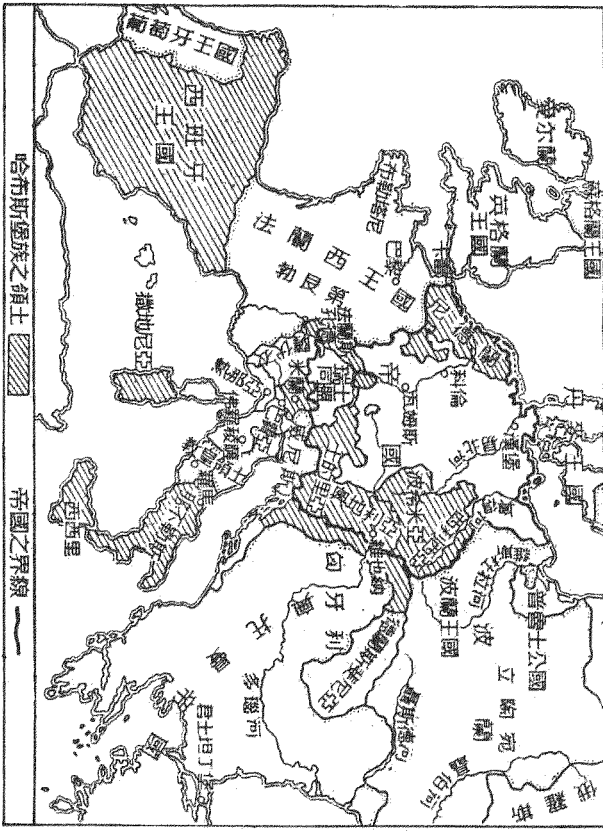
於一五一五年即法蘭

西王位，少年英俊，年才

二十一，對於查理之被

選為皇帝，表示反對之

查理第五時代之歐洲



意。法蘭西士之候選本有利奧第十 (Leo X, 1513) 爲其臂助，利奧蓋亦足當英俊二字者也。是時誠可稱爲英主之時代。印度則有巴卑爾 (Baber, 1526—1530) 土耳其則有蘇雷曼 (Suleiman, 1520) 利奧及法蘭西士對於查理之當選，俱深懼大權集中於一人之手。此外歐洲諸王之稍足重者爲亨利第八，於一五〇九年卽英王位，年方十八也。亨利亦爲候選皇帝之一人。富於想像之英國讀者試冥想此次選舉之結果若何，殊足自娛也。在此諸王逐鹿之三角關係中，外交上折衝樽俎之範圍至爲廣博。查理當由西班牙至日耳曼途中曾遊英國，重賂亨利之家宰武爾息 (Cardinal Wolsey) 冀亨利助之以抗法蘭西士。亨利亦復與法蘭西士力表親善之意，於法國宮廷中舉行歡宴校武等種種炫人耳目之舉，史家稱之爲『金衣之場』 (Field of the Clothe of Gold) 時一五二〇年



路得 (克刺那克之後)



法蘭西斯第一



亨利第八

也。騎士之風於是稱盛於十六世紀。至今德國史家尚稱皇帝馬克西米連第一爲「騎士之最後一人」云。

查理因重賄厚賂而被選，所費不貲。供給鉅款者爲日耳曼商人佛刻一族 (Fugges)。此種財政上鉅量金錢之出入，自羅馬帝國衰頽以後，在政治上久已絕迹於歐洲，至是又恢復其勢力焉。自佛刻族出，其離宮別館，光輝逾

查利第五



於帝王之宮殿，此種向上運動之勢力，蓋在二三世紀以前已萌芽於法蘭西之加和爾 (Cahors)，佛羅梭薩，以及意大利其他諸城矣。金錢、公債，以及社會上不安之態，至是又復出現於本史綱小舞臺之上。故查理第五者與其謂爲哈布斯堡皇帝，毋寧稱之爲佛刻族皇帝之爲愈也。

此風度翩翩而貌近愚魯之少年者，厚脣而方頤，今其苗裔猶多類是，在當時曾一度爲冢臣之傀儡。其初有馬基雅弗利派之能臣導以治國之術。漸進乃自理萬機，顧其始躋日耳曼王位之時，即逢基督教世界混爭之會。反對教皇之舉自胡司及威克里夫以來即已進行，至是教皇復嚮贖罪券，斂錢以造聖彼得教堂，於是反對教皇之燄益熾。時有一修道士曰路德者曾受職爲牧師，鑽研聖經，後以事至羅馬，見教皇之窮奢極慾，以享受世間快樂也，大憤，遂著論文以反對教皇之聚斂，於一五一七年發布於威丁堡 (Wittenberg)。其始路德之辯論純用拉丁文，後乃改用日耳曼文，民衆之情感遂爲激起。當查理自西班牙至日耳曼時，此種諍執爲勢正盛。因召集公會於萊茵河畔之瓦姆斯 (Worms)。招路德至會，教皇利奧第十命之棄其主張。路德既至，謂欲其放棄主張，非有論理上之辯證及聖經上

之根據以證其誤不爲功，此純然胡司之精神也。其時袒護路德之諸侯聲勢極盛，故路德得免胡司約翰之惡運云。此少年皇帝之處境至爲複雜。吾人若謂其有意援助路德，以抗教皇，亦爲近理。蓋利奧第十本反對查理之被選而與其勁敵法蘭西士友善者。唯查理第五之爲人既非馬基雅弗利之高徒，復具西班牙篤信宗教之性格。於是遂反對路德。時日耳曼諸侯多袒路德，而尤以薩克森選侯爲最著。路德因托庇於薩克森選侯保護之下。查理斯時躊躇四顧，覺基督教世界至是已成兩相對壘之勢，而已則適當其衝矣。

隨宗教混亂而起者是爲農民革命，其勢遍於日耳曼全境。路德見而大驚。彼懾於此輩行動之太過，故自後，其所主之宗教改革遂自民衆之宗教改革，易而爲王侯之宗教改革。彼對於自由判斷之信仰，至是消失無餘矣。

斯時查理深覺帝國東西受敵，危險萬分。西則有法蘭西士爲其強悍之勁讎；東則匈牙利之土耳其人與法蘭西士同盟，大聲索取奧地利亞境內之舊貢。西班牙之軍隊金錢，查理固可自由調度，而在日耳曼則無可恃之財源。其祖父雖曾循馬基雅弗利戰術一書之所言仿瑞士民兵制度組織日耳曼步兵，顧此輩皆須餉糈，而國庫則常恃不可靠之借貸以爲挹注，後來佛刻族竟以是而破產也。

就大體而言，查理聯亨利以抗法蘭西士及土耳其人之舉，竟告成功。其主要之戰場爲北意大利，雙方將帥，俱極平庸；其軍隊進退率恃援師之至否以爲斷。日耳曼軍侵入法境，襲馬賽未能下，退入意大利，米蘭失守，遂被困於巴費亞（Pavia）。法蘭西士久圍巴費亞，不克，日耳曼援師至，遂爲所敗，受傷被俘。法蘭西士以書抵其后，曰：「百物俱喪，唯榮名猶存。」云云，遂爲城下之盟，既被釋，立寒前盟，故即其僅存之榮名，亦掃地以盡。亨利及教皇至是乃守

馬基雅弗利之教訓與法蘭西士合，以查理勢力之過盛。米蘭波旁將軍 (Constable of Bourbon) 所率之日耳曼軍以欠餉之故，遂脅其將帥進攻羅馬城。城破，擄奪一空，時一五二七年也。劫殺之際，教皇逃至聖安極樂堡 (Castle of St. Angelo)。後卒以十萬德坎 (Ducat) 賄日耳曼軍，揮之使去。如是混戰者歷十年，全歐皆呈荒涼之象。皇帝所有，僅米蘭而已。一五三〇年，教皇爲皇帝加冕於波倫亞，日耳曼皇帝之受教皇加冕者，蓋以此爲最後矣。居今思之，此狀貌愚魯之面容，方頤厚脣，當其受此殊禮時，其莊嚴之態，似猶儼然可見云。

其時匈牙利之土耳其人方大肆其侵略。一五二六年，匈牙利王兵敗被戮，土耳其人遂據有布達佩斯 (Buda-Pesth)。至一五二九年，維也納亦幾爲蘇雷曼所攻下，吾人前已述及之。皇帝爲之大震，用傾其全力以謀驅逐土耳其人，顧最感困難者即當此強敵壓境之時，日耳曼諸侯尙不能棄嫌言好，協禦外侮是也。時法蘭西士第一尙未忘其宿怨，於是對法蘭西之戰釁復啓；一五三八年，查理侵掠法蘭西南部時，方得與法王言歸於好。查理及法蘭西士乃合盟以共拒土耳其人，然崇奉新教之日耳曼諸侯則已決然脫去羅馬之羈軌，於厄斯 (Hesse) 之司馬耳卡登 (Schmalkalden) 小市締結司馬耳卡登同盟，以反抗皇帝，而查理恢復匈牙利使之復反於基督教國之計畫，忽轉而謀搏合日耳曼諸侯之內訌。在彼視之，則此蓋戰爭之開端也。此蓋諸侯爭雄之競爭耳，時則顯爲戰爭與破壞，時復易而爲陰謀與外交，此爲馬基雅弗利政策之蛇囊也。其流風餘韻迄十九世紀而未息，而中歐一隅之被蹂躪者蓋屢見也。

然皇帝於此種亂源，似一無所曉也。彼爲當時特殊之重要人物，顧彼竟視歐洲各國之宗教衝突，爲神學上之

不同。於是召集會議，從事調和。教義信條，屢經試驗，然終無成效之可言也。凡日耳曼史者對於努連堡之宗教和約，拉的斯本公會之議案，以及奧格斯堡之和約（Interim of Augsburg）諸事，俱應詳加研究者也。本書於此所以提及之者，蓋藉以表示帝王一生煩瑣之一斑。實則歐洲侯王之守信者幾無一人。當時遍布宇內之宗教紛爭，平民對於真理及社會正義之希望，當時知識之廣被，在諸侯外交之理想中要不過逆流而已。英王亨利第八以著書反對異端之故，蒙教皇子以「護教」之號，願以愛慕一少婦日部林安（Anne Boleyn）者，遂不惜離其前后。（一）復欲反抗皇帝故，祖法蘭西士第一，又思掠奪英格蘭教會之寶藏，故於一五三〇年與新教諸侯聯合。時瑞典丹麥挪威諸國蓋俱已改奉新教矣。

〔一〕王亦有說，以為是蓋由於尙無嗣子以承大統耳。時玫瑰戰爭之痛苦，英人猶未之忘也。

日耳曼之宗教戰爭始於一五四六年，離路德之死不過數月而已。戰爭詳情，今不之述。新教之薩克森軍大敗於羅州（Lochau）。皇帝之勁敵厄斯之腓力（Philip of Hesse）竟受欺被俘爲囚，而土耳其亦因賂以歲幣解兵去。一五四七年法蘭西士第一逝世，皇帝若釋重負。自是而後，查理始克努力從事於和平。一五五二年日耳曼之戰爭復起，查理自普斯蒲路克（Innsbruck）逃出，幸免爲俘，一五五二年訂巴蘇（Passaun）條約，然所得者仍爲一種不安定之平衡。查理至是頗呈倦勤之態；彼之體格本不甚強，重以賦性懶惰，復患腳風，倍感痛苦。遂退位。以日耳

曼之王位傳之其弟斐迪南，西班牙荷爾則傳之於其子腓力。然後退隱於由斯退（Yuste）僧寺。其地當塔和河（Tagus）北橡栗密林之山中，至一五五八年乃辭人世。

世人對此厭世之皇帝，憎人間之紛擾，翩然退隱，遁跡空門以遊心神域，每與之深表同情，系以感慨。殊不知查理之隱，初非岑寂亦不莊嚴。侍從之臣尙近百五十人，其居處無往昔朝廷之拘束而有縱欲任情之快樂。其子腓力復生性至孝，凡有父命，莫不遵行。論其莊嚴之情，普勒斯科特（Prescott）述之有云：『岐塞達（Quijada）或加茲特羅（Gaztelu）及法拉多利（Valladolid）國務大臣之間，書函往來，幾無虛日，幾無一函不道及皇帝之飲食與康寧。非此卽彼，似有定則。此種通候之事，竟成國務院一部分之職責，誠世所罕見者也。爲國務大臣披覽此種食譜與政治混攪之公牘而克常保其莊嚴之態，是亦匪易事矣。』自法拉多利至里斯本之驛使，每受命繞道過雅蘭地拉（Jarandilla）以呈貢御廚物品。星期四則購魚以備次日齋戒之需。查理以鄰近之鱒魚過小，故每自法拉多利備巨鱗以供之。各種魚類，皆其所嗜，凡他物之與魚性近者無所不好。於是鱒蛙蠔蚌之屬皆御筵上之要品焉。好罐藏之魚類，尤嗜馬鯊，常恨未能從荷蘭諸地獲一良好之供給云。而鱒醬則尤所特好也。』……

〔一〕見羅伯孫查理第五史（Robertson's History of Charles V）普勒斯科特所益之附錄。

一五五四年教皇朱理亞第三（Pope Julius III）特免其齋戒，卽與聖餐大禮，亦准其清晨進食云。

「查理之居於山斯退也，對於服飾，亦甚究心。以絲絨製成之外袍不下十六襲，俱緣以銀鼠鴨絨及山羊之柔毛。至於傢具則以所有報告率爲岐塞達及加茲特羅於其死後所造，故多不可據，然試泛察其清冊，亦可見一斑。據冊，有來自土耳其及阿爾卡勒茲（Alcaraz）之地毯，剪絨及其他物料之帳幔，而自其母死後其臥室常飾以精美之玄布；他室氈飾數達二十五套，上繡飛禽走獸及風景之屬，皆織自法蘭德斯（Flanders）者也。……「各種碗碟有製以純金者，有以工製精巧見稱者，斯時製造貴重金器之術已臻上乘，則皇帝所有之當爲上品，可想見矣。所有碗碟，估計凡重一萬二千至一萬三千盎斯云。」（三）

〔三〕普勒斯科特語。

查理絕不知書，然喜效查理大帝所爲，於食時命人取書朗誦，而使另一人爲之陳述，「予以優美莊嚴之詮釋。」又常以技術上之玩具自娛，亦時聆音樂，講經，帝國機務彼雖視同等閒，亦時一親之。逮其后妥駕，帝本伉儷甚篤，遂傾心宗教儀式至爲莊嚴，每逢四旬齋期之星期五日輒令衆僧鞭之見血以自責。前此討論政策時之迷執，至是竟爲之一舒焉。法拉多利新教之興起，近在肘腋，因之大怒。曰：「諭爾大審判官及議會，毋忘其職務，於此罪惡尙未遠播之前，亟斧其根株焉。」……彼以爲不用通常之裁判，無復所謂恩惠者，則或可以稍挽頹風也。「此輩作奸犯科之徒，一旦赦除，行見其故態之復萌耳。」嘗自謂其在荷蘭時之辦法曰：「凡有執迷不悟者生焚之；自悔者斬。」

是時此天主教君王退隱之際除飲食快樂之外，尤喜喪禮。由斯退所有之喪儀，查理無不一一親與。甚至去世多年者，亦復重行喪禮。彼於皇后死後之周歲，舉行喪儀以爲紀念。後且自行舉喪。禮拜堂到處飾以玄色。雖然燭數千百枝，尙不足以祛其黑暗。僧侶披法服，皇室中人則俱衣喪服，環繞堂中黑色之棺罩。於是行下葬之禮，於衆僧嚙嚼之際，遂行禱告，爲離去之魂祝福，盼其安然以入天國。憂愁之從者至是或則念其主人之行將就木，或則感其優柔之可憫，亦不禁淚下沾襟也。查理則以黑衣裹身，手執燃燭，雜於衆人之中，而爲其一己喪禮之旁觀者。最後他以燭置諸僧侶之手，表示交其魂於萬能之神，而慘儀乃告終焉。

或謂查理服殮衣臥於棺中，直至弔者最後一人離禮拜堂時方起去云。

演此假劇之後未二月，查理遂薨。神聖羅馬帝國之莊嚴偉大亦隨之而俱逝。其後直至拿破侖命時，神聖羅馬帝國尙爲最後之奮鬪，然而日迫崦嵫，不足道矣。

第十一節乙 王侯所欲之新教

查理第五之弟斐迪南復拾其餘緒，一五五五年大會日耳曼諸侯於奧格斯堡，重謀建設宗教上之和平。此種調解之性質，以及王侯政治家對於當時深厚廣大之趨勢惘然罔覺之狀，於其所采調解之形式，蓋最足以見之。彼等認宗教自由，係對國家而言，非爲個人而設；「臣民之懺悔，蓋須恃其國中君主之懺悔云。」

第十一節丙 知識上之逆流

吾人對於馬基雅弗利之著作及查理第五之人格述之較詳，蓋因其足以說明次期歷史上之種種衝突也。他人類水平面之擴張，知識之增加，常人良知上之覺悟，以及新社會正義之遍被於西方文化諸端，本章均曾述及之。然而此種光明與思想之進行與世界宮廷及政治生活初無關係。馬基雅弗利所述者科斯洛厄茲第一秦始皇。薩爾恭第一以及披普諸人之廷臣類皆優爲之。世界萬事，皆在變動蛻化之中，顧政治觀念以及國家君臣相互之關係則納仍舊貫。甚且日形退步。天主教會所抱天國之觀念卽爲教會自身所敗。世界帝國主義之迷夢，亦以查理第五之故，而永淪九淵。故就政治而論，世界似復反於亞述及馬其頓式之個人專制云。

然斯時西歐人士智力上之新覺悟，並不消磨於神學之重述，科學之探考，探檢貿易之發達，而漠然於帝王之權利及責任也。不但常人因研究新出之聖經，而得神治共和以及共產諸觀念，卽希臘古學之究闡，亦足以使柏拉圖創造淵博之精神，注入西方人之心靈。英則有譚耳托馬斯 (Thomas More) 效柏拉圖之共和國而著烏托邦 (Utopia) 以發表其貴族共產之主張。後此一百年，那不勒斯復有一教士康帕內拉 (Campanella) 著日城 (City of the Sun) 一書，亦具有勇敢之忱者也。然此種種討論對於政治組織上皆無直接之影響，以之與人類之大事業相較，則此種著作要不過文人學士紙上之空談而已。(後來烏托邦一書竟收其果於英國濟貧律)。故西方智識上及道德上之發展與馬基雅弗利派專制君主之趨向，會並行於一世，然其進行，實各不相謀。政治家

猶日夕以謀君王權勢之日進於無已迄十七十八兩世紀時普通觀念與自古相傳自私自利之專制外交二大潮流始呈互相衝突之象云。

